

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跨越疆界，縱橫理論——
台灣文學跨領域研究工作坊」

成果報告

一、宗旨	1
二、特色	1
三、工作坊內容	2
四、課程摘要	3
五、學員心得選輯	17
六、帶討論博士生觀察報告	33
七、學員意見彙整	38
八、問卷統計結果	39
九、成效、檢討與建議	40

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跨越疆界，縱橫理論—— 台灣文學跨領域研究工作坊」

成果報告

一、宗旨：

台灣文學的跨領域研究已蔚為一種新的學術取向，有鑒於台灣文學系所學生從事跨領域研究時，常無法掌握其他學術領域之論述與研究資源之運用，本工作坊邀請與台灣文學研究密切相關學術領域之專家學者，除了針對各領域最新發展與現況進行簡介，並分別就該領域重要理論與學術資源如何運用於台灣文學研究，提出具體建議。工作坊的終極目的乃在開發學員的跨文化研究觀點與思維模式，以回應全球化趨勢的挑戰。

二、特色：

- (一) 主題涵括台灣文學研究相關學術領域：課程含括歷史研究、媒體研究、電影研究、精神分析研究、性別研究、生態研究、語言學、社會學、民俗學、翻譯理論等台灣文史藝術相關學術領域，以拓展台灣文學研究的深度與廣度。
- (二) 具體因應研究生之可能問題與需求：課程規劃與內容設計具體因應研究生進行跨領域研究之問題與需求。授課內容循序漸進包含下列三個部分，啟發研究生未來自行進修之能力：
 1. 簡介該學術領域之發展歷史與現況。
 2. 深入討論台灣文學研究實際需要的學術理論與應用。
 3. 針對研究生課後自行尋求運用相關資源之方法，提出具體建議。
- (三) 跨領域研究經驗交流之課程與活動設計：講師不但掌握各自學術領域最新發展的理論與趨勢，對於台灣文學研究也有直接或間接的參與，可提供研究生可貴的跨領域研究經驗分享。同時，每日課程結束後進行一個半小時的小組討論，除了增進研究生之間的意見交流，落實課程裏獲得的知識與資訊，也訓練研究生組織思維與表達意見之能力。

三、工作坊內容

時間	7月9日 (週一)	7月10日 (週二)	7月11日 (週三)	7月12日 (週四)	7月13日 (週五)
0900-1130	蘇碩斌 媒體研究 與 台灣文學研究	鐘丁茂 生態學 與 台灣文學研究	王志弘 空間理論 與 台灣文學研究	洪惟仁 台灣語言學 與 台灣文學研究	林美容 台灣民俗 與 台灣文學研究
午餐時間					
1300-1530	劉紀蕙 精神分析 與 台灣文學研究	蕭阿勤 集體認同 與 台灣文學研究	傅大為 身體史 與 台灣文學研究	邱漢平 翻譯理論 與 台灣文學研究	廖炳惠 後殖民論述 與 台灣文學研究
1540-1810	林文淇 台灣電影 與 台灣文學研究	許雪姬 日記研究 與 台灣文學研究	林芳玫 性別研究 與 台灣文學研究	陳培豐 東亞近代文體 與 台灣文學研究	1540-1700 綜合座談 廖炳惠 林淇瀟 林美容
晚餐時間					賦 歸
1930-2100	小組討論				

四、課程摘要

(一) 蘇碩斌「媒體研究與台灣文學研究」

蘇碩斌教授以「媒介是什麼？」這個問題作為問題意識出發，解釋「media」源自拉丁文medius, medium, 意即middle, 指出其有三個意義，一是普遍的古老意義：中介物；二為技術的意義：指聲音、視覺、印刷等不同的medium；三為資本主義的意義：指報紙或廣播等機構。medium約十六世紀後開始被使用在社會生活為中介物，十七世紀初演變出「在中間起作用」的意思；隨著十九世紀以後的傳播科技發展，其資本主義的意義漸強，中介物的意涵（包括與超自然連結的意義）逐漸消退。

十九世紀中到二十世紀初複數型media廣泛使用，強調大眾傳遞的media概念（尤指傳播機構）成為主流，亦即由兩次大戰期間開始支配媒介研究數十年的mass communication典範。這個獨大的典範，一直到1960年代才出現各式各樣的挑戰，包括媒介的形式研究及文化研究。接著蘇碩斌教授介紹「媒介研究」的主要門派，以「一位拳王與二位挑戰者」生動比喻，介紹「大眾傳播理論」(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受到人稱媒介決定論、文化研究理論挑戰的經過。

蘇教授認為，要將媒介研究結合文學研究的理論途徑有二：(一) 如果循大眾傳播理論的觀點，文學的分析就是訊息(message)的分析，例如「文學傳播」，思考的就是「sender(作家)把文學作品傳遞到receiver(讀者)」的效果問題。在文學的大眾傳播研究中，分析作者(不必分析讀者)的文學作品，「內容分析」便是最好的工具。(二) 如果否定媒介的單義性、透明性假設，而同意媒介會對人的知覺和社會起作用，則文學表達將有另外一種分析的可能性，例如作者「透過媒介」想像其讀者、讀者「透過媒介」想像了其同胞等。

對此，蘇教授舉了幾個社會學中討論印刷文學的理論，分別是David Riesman的「寂寞群眾論、前田愛的「近代讀者論」與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並由媒介角度(讀者與大眾)來分析台灣文學的討論，認為台灣新文學的分期，大致可採用河原功的三時期論：第一期為「漢詩、漢文為唯一的文學表現時代」；第二期則是台灣新文學時期，前半受中國的文學革命影響，後半是新文學運動展現自主性；第三期則是「戰時下的台灣文學」。蘇教授指出，新文學被認為是擁抱民眾的文學(雖然在路線有所歧異，造成民眾契機與民族契機的矛盾)，但是舊文學也在反省與求變，例如1920年代傳統詩社的典律反省與文明移殖、1930年代的《三六九小報》情慾瑣屑之通俗文學。他強調以新替舊不是解釋這個歷史現象的有效概念，擁抱民眾也不是新文學獨有的特質，是以需要另一個「可以含攝更廣大社會變化」的概念。蘇教授最後結論，台灣意識是台灣個別主體的集體想像，亦即透過印刷文學之媒介的想像。

（二）劉紀蕙「精神分析與台灣文學研究」

劉紀蕙教授在這場演講中，以濃縮的架構把精神分析放在台灣文學與文學藝術和文化的研究脈絡，試圖把問題的表象揭露出來，討論背後的問題。

首先，她透過無意識系統的幾個基本概念地形學、動力學與經濟交換，帶出我們所投注、替代、象徵性同一、欲力變換路徑、系統間的動力學與經濟交換的主題。再以精神分析模式與文化拓撲學來看被殖民的主體位置，並指出在被殖民者的自我塑造、自我改造的過程中，即是主體的浮現。同時大他者的目光，就是我們慾望的那個對象；這個大他者，可以透過各種不一樣的小的對象、小的物件，重現出他自己。

劉教授表示，語言永遠都只能面臨到片面，這是語言的限制。語言永遠是任何命名的系統，其命名與遮蔽，有如一個木頭切下，可以看到它的剖面、它的結構，以及我們所看不到的部分，因此我們永遠要從語言中去回溯，或是去理解那個主體位置，並永遠要從圖像中重新去理解。可是它也不是那個客觀的內容，不是這個客觀的故事內容，或是圖像表達出來的，而是那個主觀的位置怎麼去看到、怎麼去說的，那個不敢說的、不好說的那個位置。因此要重新思考有關倫理的問題。劉教授也說，其實所謂的倫理學常常就是 ideology，它不是一個真理、正義，它是一個 ideology，而且有宗教性與傳統的道德教訓。

她也提醒大家，在談作品時不能只看文本面向，要理解文本之間不同的對話；同時負面書寫回應不容易說、不好說的本土意識台灣經驗，這不是簡單表面寫實就可被定義。她認為這樣的思考可以幫助我們重新去理解，台灣當下為什麼持續受到不同時刻的歷史過程的刺激；並指出常常某一種論述重複出現時，我們並沒有真正意識到，又一些論述它為什麼可能會造成一種排他性或族群的分裂，這都是我們所能持續關注的問題。透過這些種種討論，使我們不斷維持問題，延展問題，並持續重新思考解決方式的可能。

（三）林文淇「台灣電影與台灣文學研究」

自 1895 年奴米埃兄弟把電影投影到法國里昂的一個咖啡廳牆算起，電影的發展到現在為止才一百來年。而電影研究在美國大概自三、四〇年代開始，當時陸續有些人撰寫電影研究的書籍，並被當成美學的一部分，被歸於藝術的範疇，研究的主要內容也都以視覺構圖為主；六〇年代美國大學開始有老師做電影的研究，但當時研究主體還是放在藝術學門中，因此基本上電影一直被當作是藝術媒介的一環。

自七〇年代文化研究興起，歐陸哲學在歐美改變了整個學術研究領域，如對權力的探討、性別、階級、國族的重新檢視，並隨著後結構主義開始重新思考很多我們過去以為的權力位階。在這樣的一個學術領域開始多元的情況下，

經過整個新學術思潮的轉變，電影開始變成一個值得研究的領域，並自七〇年代起展現對社會議題的興趣，被認為是跟社會比較接近的，所以開始變得非常值得研究。而從七〇年代開始，電影就進入到比較文學、英文系，目前在美國關於電影研究多出現於：傳播科系、傳統藝術學門、比較文學系、英文系、文化研究的科系、戲劇系。

台灣電影研究目前出現於電影系、傳播系、英文系、中文系、戲劇系中，影評的傳統是《影響》、《電影欣賞》。林文淇教授認為，台灣電影跟我們的生活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其實怎麼做都可以。首先是你可以把台灣電影當作是台灣文學，所有台灣文學可以做的東西台灣電影都可以做，因為電影裡一定有文學的成分在，它有文字，通常是用對白或旁白形式表達，底下也有字幕，只要是小說可以做的，電影便可以完成；或者以具詩意的方法呈現，電影也可以飽含詩的元素。

在研究方法與取向的落實上，林教授指出，電影可以從歷史研究、主題研究、比較研究、文本分析、類型研究、電影產業、觀眾跟明星的研究上取徑。另外他也建議對電影真的很感興趣的人，把台灣電影就當成「台灣電影」，意即將電影視作獨特的東西，它沒有辦法用文學的概念去包含，也需要注意電影的一些特性，如型式與歷史詩學、攝影、燈光、字幕、音樂、剪接、攝影機的移動、黑白跟彩色、演員、服裝……等，你做的研究會比較不一樣。林教授最後表示，台灣的電影有許多題目可以做、也有許多切入角度可以研究，同學要多看電影，不管好不好看都要認真看，才能有自己的觀察和想法。

（四）鐘丁茂「生態學與台灣文學研究」

鐘丁茂教授從「什麼是台灣文學」、「什麼是生態文學」來切入主題，並使兩者的研究機出火花、產生交集。對於什麼是台灣文學，鐘教授認為如果作者寫的內容沒有什麼文學素質，即使他描寫的是台灣的人、台灣的土地、台灣的風景，仍無法稱為台灣文學。它要具有文學的 Fiction，所以需要具備虛擬的元素，更需要所謂的文學性。至於生態文學，則是關於生態的描寫與自然的書寫。我們可以把生態寫得很具體、很有科學性，但其中也含括文學的素養。也就是作者不只用科學的語言來描寫他對生態的看法，有專業的生態知識，並同樣具備文學性。

鐘教授以 Mary Shelley 的《科學怪人》為例，指出這本文學作品在十八、十九世紀出現，傳達了科技發達的危機。藉此說明人在這個世界上，若沒有人文關懷、社會關懷與生態關懷，或是宗教的終極關懷，則活在只仰賴科技而生活的世界裡，也什麼意義可言。再以一九三二年的《美麗新世界》舉例，強調人類無法在一個只有科技，而沒有關懷的世界裡繼續生存下去。

生態是現今全球共同關懷的主題，特別是在全球暖化、生態面臨各種危機的情況下，這個問題更受重視。鐘教授也特別以其專業背景，指出目前生態所面臨的種種問題，並鼓勵同學將視角聚焦這塊土地，用文學角度寫出關於生態與自然的故事，讓更多人一起來關注這些問題。

最後在演講中，鐘教授也強調台語文的重要性，特別是在生態考察與田野調查上。他認為若不趁早整理我們台灣話的辭彙，與北京話的辭彙的對照工作，未來的台語文不但面臨沒有詞彙工具可以用的情況，而且語詞會不夠用，這個問題值得台文領域的同學共同關心。

（五）蕭阿勤「集體認同與台灣文學研究」

為什麼要研究集體認同？蕭阿勤教授認為，研究集體認同的正當化理由是為了解人為何會這樣行動？社會為什麼這樣變化？人會思考自己的存在意義，如果沒有，就不需要討論集體認同。因此當我們作為集體的人的時候，我們決定要做什麼，不做什麼，那就會跟社會變動產生關係。

蕭阿勤教授以自我跟他者相對的論點，指出人的認知能力有自我與他者的對照，而主體跟客體相對，因此一個擁有主體的個體，可以把自己當作客體在思考，並進行我屬於什麼、我認同什麼的辨證，因此認同其實是自我界定自我的方式。比較起來，集體認同就是「我是哪裡人」的思考，往往是個人固定的範疇；而個人認同則是「我不在乎我是哪裡人」，我就是作為一個人，另外還有自己想脫離情境的認同，但是三者往往相混。

蕭教授指出，人們往往藉由集體來理解利益，而利益決定行動，行動便會決定社會的變遷。一個社會如何決定集體的行動和個人意識並不一樣。早期研究認同的學問不是沒有，像心理學在二十世紀早期便研究個人認同的發展，但很少討論像是一個集體和外環境的關係，直到晚近二十年，才有人開始思考集體認同的關係，而這種動力來自社會的劇烈變動，例如國族議題受到廣泛的討論等等。

在討論集體認同的過程中，蕭教授強調，世代認同的概念極為重要，因此在台灣的歷史向度裡，要把世代位置擺進去思考，例如七〇年代的世代認同就對社會變遷造成了很大影響。過去我們幾乎都從省籍去解釋對國民黨統治的挑戰，鄉土文學的興起是少數以階級差異來探討議題的，而涉入世代認同的概念後，許多問題會呈現更多元的面向，如處於相同世代位置的人，一樣的保釣問題，對於在台北求學、關懷公共議題的年輕人與在美濃種瓜的年輕人，可能就很不一樣，那他們只是同一個年齡層，而非處於同一件歷史底下，所以並非都會處於相同的集體認同。

那要如何形成同一集體認同的一群人呢？蕭教授指出，首先必須要有很清楚的世代意識，並要有覺悟啟蒙的過程，也就是他懂得把自己擺在一個大的歷史過程來看自己，便能產生集體認同，使一個人知道如何把自己放在歷史中講一個歷史故事。蕭教授強調，我們研究集體認同是想要知道人有無能動性的問題，並在複雜的關係裡如何集體起來行動，而研究過程中我們也知道，歷史上的世代不是被生出來的，而是被製造出來的，認同就像讀一本沒有結局的書，讀者各自有各自的詮釋。

（六）許雪姬「日記研究與台灣文學研究」

中國人、日本人都是愛寫日記的民族，台灣人也不例外。台灣人兼有中國、日本這兩支日記的源流，到底以台灣為主的日記有那些，台灣日記要如何下定義？日記的特色何在？而日記資料又如何利用在台灣史研究上？許雪姬以此為出發點著手進行其研究。

日記是個人逐日將自己的感覺、行事寫成文字保存而成，有的鉅細靡遺，有的擇要而記，有的逐日寫，有的憑感覺才寫，不一而足。當然透過文字也有不能表達當時情緒於萬一之憾，但因為日記往往沒有出版的打算，故能盡情傾訴自己的感覺，因此對他者而言，卻是了解記主最重要的資料。寫日記的人都知道保存日記是一種甜蜜的負擔——怕被偷看；有時在緊急時必須燒掉；有時在天災中無法搶救；有時在記主過世後，家人隨意棄置，與人俱亡；因此能保留下來的日記（尤其長時間）特別珍貴。

以台灣為日記產生的地點或台灣人所寫的日記，都在「台灣日記」的範圍內。台灣人的日記雖得自中國、日本兩個源流，但也有其特色：比如書寫的語文混雜，因政治認同改變改用不同的語文寫日記；日記的形成並非完全出自個人，也有為「城」寫的日記，甚至是他人代筆的「實錄」。目前以日記做為重要研究材料的風氣已愈來愈盛，許教授也期勉台史所往後能做成「台灣日記」資料庫方便研究者使用。

日記有所謂的已出版和未出版的日記，記主以外地人（或外籍人士）在台寫的，也包括海內外台灣人記主的日記。許雪姬教授從這些被留下的台灣日記，探討它能使我們得到什麼樣的記憶？已出版的日記又有那些？台灣人的日記和其他地區的日記有何不同？藉此描繪日記織出的歷史圖像。許教授指出，日記是研究個人的頂級資料，也是研究家族史、經濟社會政治史的重要參考素材，可從事微觀歷史的研究，相對於由國家觀點所形成的巨視史學，由個人角度出發所見的歷史雖相當有限，但卻是較真實、具人性，且有趣的生活史。

接著許教授指出日記對台灣史而言極具重要性，尤其是日治時期，可以形成有異於總督府殖民觀點的不同看法；但日記也相對有其侷限性、主觀性，甚

至會有不少錯誤的觀察，如攻擊第三者，甚至選擇性不書寫的現象，因此如能了解日記資料的有限性，又能善於利用日記史料的獨特性、互補性，則可增益歷史的研究。

(七) 王志弘「空間理論與台灣文學研究」

王志弘教授在這場演講中，首先指出為什麼探討空間很重要？他認為空間很基本，著名的人類學家霍爾（Edward Hall）曾經將空間比擬為性。如果沒有性的話我們就不會在這裡，而沒有空間我們也就不會在這裡。如果把要談空間的理由歸納起來的話，有幾點：（一）人類的生存必有空間向度，人類的生活有其空間組織和脈絡；（二）社會的存在與運作必有空間向度，社會並非存在於針尖之上；（三）空間是思考的基本範疇，是我們認識世界的基本架構。

若要談得更具體一點的話，把談空間這個事情可以讓我們多看到什麼，則可歸納成幾點：其一，社會生活的脈絡性。它有助於我們去掌握任何我們所談對象的存在脈絡，它在什麼地方、什麼區域，這是它存在的一個脈絡，就像我們要把它放在實踐或歷程的脈絡一樣，空間地方的脈絡也是我們要關切的，這個脈絡馬上會讓我們關注到一個重點就是空間差異。其二，社會生活的物質性。空間作為事物之間關係的表現與中介，讓我們關注社會生活的實際的、物質的脈絡。其三，社會生活的層級性。空間的尺度（scale）指明了社會生活並非處於同一個層面上，而是有不同層次，從某個街區的角落，到城鎮、省縣、國家、國際、區域，乃至於全球和太空宇宙，上下左右疊覆穿插。相應於此，分析的概念與理論，也自有其不同的抽象層級（levels of abstraction）。其四，與空間配對的社會生活之時間面向。其五，覺察社會生活實際上與比喻上的「界線」；主體認同的空間向度。其六，空間的社會分析，提示了一種新的實踐方式，一種新的政治策略與視野。

接著，王教授介紹幾位空間研究上幾位代表性的學者，第一位是法國的Lefebvre。他是最早從社會分析的角度去確定研究對象，他認為研究對象應該是所謂的空間的社會生產。他首度提出了一種三元的或三個層次的分析架構，就是空間實踐、空間再現與再現空間。Soj 這位美國の後現代地理學家，提出另外一種對Lefebvre的詮釋。他以「生三成異」（英文thirthing-as-Othering）把Lefebvre空間再現跟再現空間的二元對立轉換成空間的實踐，與空間的再現的二元對立。過去這種唯心論、唯物論，或物質跟心靈是對立的，他分別把它稱為第一空間跟第二空間，所以他的那個對立是把它放在空間、時間跟空間再現上面，然後認為Lefebvre有一種生三成異的邏輯，使得作為第三空間的再現空間能夠超越兩者，但是又兼有前面兩者的特性。另一位是David Harvey，他有兩組空間分析的概念，一組是從Lefebvre那邊過來的，是物質空間、空間再現跟再現空

間的辨識，他認為我們要掌握任何現象的時候，要同時涵蓋這三個層面；另外一組，是絕對、相對、關係，是從西方哲學那邊延伸過來的一個談法。

王教授指出，過去比較狹隘地把空間當成只是承載人類各式各樣的活動的一個舞台，現在研究更積極地看待空間，認為它不能跟社會切割，也不只是一個靜態的、承載或反映社會的東西，它其實是跟社會相互界定跟見證的。過去空間被當成是固定的、不會動的，或是常常跟 order 秩序這個概念連結在一起，但是現在新的看法則是，既然時間跟空間已經被併在一起審視，所以空間也被認為是會變動、流動的，而非靜態、僵固的。

（八）傅大為「身體史與台灣文學研究」

近代西方關於歷史研究裡面，身體歷史這樣的一個想法大致上是怎麼樣的一個脈絡裡面逐漸出現？傅大為教授表示，自啟蒙時代起，西方便極為強調思想，認為我們要脫離過去的愚昧、自主成熟地透過理性的思考，大致上從啟蒙哲學家到康德以來，大家都接受這樣的看法。過去近代世界通常是強調意識、精神、思想與啟蒙，對身體的這種認知、了解並不是那麼重要，僅近代醫學會非常強調身體，可是它所強調的身體是把身體當作一種機器，探討其中如果出問題的話如何醫療。

直到一九六〇年代到一九七〇年代之後，發現很多近代世界裡各式各樣的知識對於身體的管控，這些對於身體的管控、管理方式，事實上是近代世界裡一種新的權力機制，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機制。傅教授指出，思想這些東西從古代、古希臘以來都一直存在，教條在每個時代都有，但是對於身體做這麼精細的管控的確是始於近代的權力，所以他提醒大家，身體在這個意義上很重要，各式各樣的權力彼此互相對抗的重要場域常常是身體，而不見得是意識型態。

在近代世界裡面，我們透過身體、五官所聞得到的味道、所看得到的東西、所聽得到的聲音，在詮釋上其實與過去有相當大的轉變，例如從古希臘一直到十八世紀，歐洲的醫生與解剖學者等，基本上都認為其實男性的身體跟女性的身體差不多。直到約法國大革命那個時期，才開始認為男人跟女人是非常不像的。

回到台灣的歷史來談，傅教授表示，過去近代台灣身體史的研究，一開始做比較多的是長老教會。長老教會約在一八六〇、一八七〇年進入台灣，開始帶來一些西方近代的新觀點、新世界、新技術，這其中值得關切的部分有兩層面，一是台灣人的近代身體（modern body）受過什麼樣的訓練？是受過什麼樣對人跟社會的機制而逐漸興？另外一個是 modern body 在被建構的過程當中，台灣人過去那些前近代的身體，它的命運又是怎麼樣？它是不是很快地就被排除掉，而完全消失在台灣的文化、歷史中？

傅教授強調，我們看台灣文學或台灣的文化、歷史發展的時候，其實應該用更多而複雜的觀點來含括，包括近代知識、近代世界、近代醫學在台灣的許許多多問題，這些問題與台灣的殖民命運事實上沒有那麼容易可以切割，甚至知識、醫學這些東西與意識型態、權力更是緊密地扣合在一起，很難分開。在思考這些問題的時候，除了啟蒙、進步之外，我們對於近代的身體其實可以提出很多質疑與問題，並去檢視台灣的歷史與文化過去那些輕易地被拋棄掉的東西，傅教授提醒大家，那其中有很多東西都值得再來看，並去重新思考前近代的身體感受，這些在近代化的過程中曾經被快速地拋棄掉的議題，現在都有很多研究的可能性。

（九）林芳玫「性別研究與台灣文學研究」

林芳玫教授從施叔青的《行過洛津》，談性別、空間還有台灣歷史書寫這方面的議題，並藉此來看性別的跨領域研究。

《行過洛津》描寫十九世紀台灣一個七子戲班的故事，主角許情從童伶進入青春期，身體生理特徵開始產生變化，並在之間展開一串的性別認同過程。小說裡提到陳三五娘，這是台灣膾炙人口的傳統戲曲，小說情節藉陳三五娘戲劇的演出，來敘述台灣社會變遷的過程，並用文字來描述戲曲界的狀況，如提到七子戲班中的南管。林教授特別以南管來說明，南管音樂的主流叫做「子弟戲」，是當地仕紳的子弟，非職業性的演出，為了怡情養性、社交聯誼，帶有一種社會意味、社會階級的色彩，他們努力地去跟職業、商業的演出來區隔。以性別的觀點來看南管的演出，可以發現那可以說是身體的部位如何在時間跟空間當中分配、佈局，所以其中空間與時間的概念很重要。

十九世紀興起的達爾文主義，不能夠挑戰或解構男女兩性上在文化上的差異，科學進一步強化了性別跟種族上的不平等；所以後來從 sex 生理決定論到了 gender 的概念，不再去強調生理上的差異，而是指我們在社會化的過程中角色扮演的不同，gender 作為一種社會化，在社會建構的過程中挑戰生理決定論，有其進步意涵。gender 概念後來也開始受到質疑，Judith Butler 提出身體的概念，同時也強調性別身體是一種社會操演、言說的產物，先有一種內在本質以及外在的社會期望，然後表現出一種相映的行為，在言說的過程中藉由日常生活的互動，並在互動過程中，不斷去強調男性和女性是怎麼樣，這樣正是因為先有言說，然後按此表現出你的行為，產生性別的認同。

Lived Body 概念則為「活生生的身體」，不再講男性或女性，它講的是個別身體之間的差異。到了 Friedman，認為這些性別理論都太強調差異了，要超越差異、性別，並非性別不重要，而是要把性別當作多重主體認同的一種，不能單獨來看，尤其是性別、階級、族群要同時來看，所謂超越差異的意思是強調「之間」，所謂的之間，不管是先天本質還是後天建構，而是讓他 A 跟 B 之間，

由這種並排、並置兩者之間的關係，自我們人生的體驗然後進行反思。

林教授認為，施淑青的小說回歸到基本對性徵的認識，一個人自我了解以及決定自己命運的改變，許情是一個童伶，嗓音非常清脆，青少年時因聲音變低而不能繼續當童伶，因此被放逐過了一段流浪生活，最後成為一個鼓師，他歷經了很多艱困的過程，這個過程當中，對於自己的身體在時間的向度上，藉由本身的變化，以及他跟另外一個身體之間的差異，才能夠真正認識自己。所以這裡面我們可以看出「之間性」，他最後知道他是誰、認同在哪裡，藉由他的身體跟另外一個身體與很多的身體之間的互動，他的身體在太陽下、戲台上、在各種不同的空間裡體驗，這小說表面上看來是以空間來表示歷史素材的小說，似乎沒有時間的向度，但事實上它又藉著別的方式，表現出它的時間向度。

(十) 洪惟仁「台灣語言學與台灣文學研究」

洪教授認為，文學的創作媒體是語言，媒體就一種載體。不需要語言學也可以創作，但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語言學對文學的創作有很大的影響。文字是語言的代表，很多文學以文字創作，但文字不是唯一的創作工具，不識字同樣可以創作文學，而這種文學就叫做民間文學。

文字是語言的載體，它不能脫離語言。一個東西在不同時代、不同的地方，可能具有同樣的功能卻有不同的說法，這些方言的問題，就變成語言學。語言學就是研究一種文字或是一種語言。假如你不懂語言學，不知道古代的意思與現在意思的差別，就沒有辦法欣賞古典文學。語言學有兩種，一種叫做普通語言學，一種為個別語言學。普通語言學研究語言的普遍性；個別語言學則是研究比如某個方言的實際是如何。任何個別語言學一定要有普通語言學做基礎，否則會變得瑣碎。因此文學裡所用的詞、用的語言要超出你自己的語言的時候，你一定需要一點訓練，這就需要語言學。

台灣文學的定義有很多爭議，一般約有三種定義：第一種是在台灣的所有文學，不管用什麼語言創作，都是台灣文學。第二種是台灣人的文學，有台灣意識、有台灣心、台灣情的都叫做台灣文學，包括台灣的華文文學、閩南語文學、客家文學、原住民文學等。第三種是台灣語言的文學，只有用台灣本土語言創作的才是台灣文學，華文文學不是台灣文學，只有閩南語、客語文學、原住民文學才是。今天我們在台灣，可以用自己的母語文學書寫，但是，有人會取笑、會懷疑台語也可以當做文學語言嗎？其實，每一個語言都有粗魯的一面，也有文雅的一面。洪教授強調，現今台語沒有地位是事實，但是今天沒有地位不代表永遠沒地位，今日我們的當務之急，是要了解台語文學的發展，究竟遇到了什麼樣的瓶頸？

首先是台灣本土語文沒有得到教育的主流地位，並缺少通行性，所有的科目都用華語上，也缺少一致性、固定性。那麼，如何克服台語文學發展的障礙

呢？在客觀上要排除台灣語文的歧視與差別待遇，包括語文歧視，語文偏見以及教育權、使用權、傳播權的限制。在主觀上要了解台灣語文的特色、台灣語文書寫法的規範；解決台灣語文的傳承問題；鼓勵台語文學的創作，建立台灣語文在文學上的地位。

洪教授認為，研究台語文有一個很重要的認知，就是不要認為漢字才是文字。不用漢字而完全用羅馬字同樣可以寫文章，問題是出在不習慣，而現在最好的方法就是漢字跟羅馬字合用。他最後強調，要發展台語文學，便要知道它的「肥底」在哪裡？那是現代華文、古典漢文、俗文學、民間文學與現代台語文學，而這些「肥底」的施肥工作仍需要求助於語言學研究。

（十一）邱漢平「翻譯理論與台灣文學研究」

邱漢平教授在這場演講中，強調翻譯並非翻譯訊息，反而要翻譯「除掉訊息之後的東西」，他以班雅明強調的「翻譯不是要翻譯作品的意涵，而是翻譯它的特質」，說明翻譯是要達到一種「共通性」，翻出人類共通的情感。而班雅明說的「可譯性」指的是去除掉語言的意義和訊息之後而留下的，那是語言核心的部分，是可以翻譯的。當語言把意義拿掉，就進入到一種「真理」的面向，人世間的文明都是被扭曲的，人所使用的語言也是被扭曲的，所以我們在翻譯時就是要把屬於人世間、扭曲的部分去除掉，回到沒有扭曲的面向。「與文學作品不同的是，譯作並不將自己置於語言密林的中心，而是從外面眺望林木響響的山川」——翻譯是從外面去看內部，「在外面」有什麼重要性呢？「在外面」可以看到「在裡面」的時候所沒有辦法看到的。

接著邱教授再以「瓦罐碎片黏合的理論」來看翻譯研究，他指出，當「物」或「文化產品」，脫離原來習慣的地方，在第三地跟來自其他地方的人、物互動而產生文化衝擊，或是調和，這之間產生了怎麼樣的變化，事實上即是代表一種翻譯的概念。對此，班雅明認為：「如果我們要把一隻瓶子的碎片重新黏合成一隻瓶子，這些碎片的形狀雖不用一樣，但卻必須能彼此吻合。同樣，譯作雖不用與原作的意義相仿，但卻必須帶著愛將原作的表意模式細緻入微地吸收進來，從而使譯作和原作都成為一個更偉大的語言的可以辨認的碎片，好像它們本是同一個瓶子的碎片。」為什麼（碎片）能夠彼此縫合？這就是在全球化之下所產生的概念，叫作“Becoming common”，不管是多麼不一樣的兩個東西，它靠近的時候，都可以找到切入、接在一起的方式。

其次是「直線輕觸圓周」理論，這是「有關直線和圓周相切的論點，為原文與譯文之關係開啟一修嶄新之路。切線輕觸圓周，而且『僅觸及一點，憑此接觸，而非這一點』，所指的自然而非內容的轉移，而是力道的傳遞，更具體的說，是原文對於譯文之語言效應。」邱教授表示，直線是有理數，代表人世間

的文化，曲線代表上帝絕對真理的面相。人世間的東西怎麼能跟上帝的面相有接觸呢？唯有把人世間的特質模糊掉的那一刻，才可以跟祂有接觸，可是接觸只在一剎那之間。

另外還有班雅明所主張的「直譯」。邱教授以民初魯迅為例，指出魯迅因為認為中國無救了、腐朽了，於是以直譯的方式把西方的語法引進來，刺激中國人的思考。班雅明之所以主張直譯，主要理由是認為如此才能顯現語言效應，直譯係「照句法逐字翻譯，拋棄意義的再現，即可能直接導致語意之不可解」，就是比較強調 form（形式），比較不強調意義。佛經的翻譯中，鳩摩羅什翻譯的佛經，和後來唐三藏（玄奘）的翻譯就不一樣，玄奘法師的翻譯是用梵文翻的，為了要保留梵文原來的句型、文法，所以他翻起來真的比較詰屈聱牙，是所謂的「直譯」的，跟班雅明的理論一樣，這種方式可以引進其他文化的語法、語詞，增加了我們使用的語彙，這是直譯的優點；而義譯用中文語法來解釋外國文字的意義，這就看不到外國文字的特殊性了。

最後，邱教授以其所寫的一篇文章〈建構本土翻譯理論的省思與展望〉，指出台灣文化是一種翻譯文化，他認為台灣歷經荷蘭、西班牙、明鄭、滿清、日本的殖民，國民政府也在一九四五年之後接收台灣，翻譯成為統治者遂行統治的工具，也是不同族群藉以交流溝通的利器，更重要的是，它扮演中介角色及權力槓桿的位置，發揮折衝溝通的作用。

（十二）陳培豐「東亞近代文體與台灣文學研究」

一九三〇年代台灣發生了鄉土／話文運動以及論戰。在台灣人的認同和語言之間，並不明顯存在等價關係之前提下，陳培豐教授希望跳脫既有的思考框架，重新來探討以下幾個問題：（一）這場論戰的時代背景、目的以及爭議核心為何？（二）整個運動的特殊性和意義在那裡？（三）以東亞殖民的角度來看，這場論戰又凸顯出什麼？

陳教授指出，論戰中提出以字音「逆向操縱」去找字形的識字法，是一種新奇而令人同情的抵殖民方式。這個運動顯示出台灣作為東亞文化圈內殖民地的一些特異性。陳教授以東亞的角度來觀察，認為這場論戰是在日本特異的「國語同化」政策下，備感文化危機感的台灣左翼知識份子，為了要和統治者爭奪普羅大眾教化權所引發，其可視為「台語台字論爭」之一環。在這場語言運動中，贊成派立足在漢字的可視性上，充分利用了台灣社會「聽歌識字」的庶民文化，提出了以閱讀作為識字手段的方法來當作運動的基礎。而在移植了中國白話文運動的經驗，提出了「台灣話的文學·文學的台灣話」做實踐策略後，這場運動也開始出現純粹／混雜·過去／現在的爭議矛盾。爭議的過程中，大量的論述又一直不自覺地演繹著所謂「東亞混合式漢文」的新文體，而論爭的

最後，雙方卻都又半推半就的選擇了日文作為創作的語言。

整個論爭中充滿了矛盾和苦澀，也告訴我們三〇年代的台灣，是一個在近代化路途上狂奔、挾帶著高度文化混雜性的社會。其無法為了抵殖民或拯救文盲，而用尋找純粹、滯留於過去的方式，將台灣社會停格在近代化的時間線軸上。也因此，這場運動表面上是在「國語同化」政策下受到挫折。不過，陳教授認為真正打敗台灣話文的，既不是中國白話文也不是日文，而是台灣人強烈追求近代化的欲望。以識字法的可行性來看，台灣話文運動雖然得以成立，但卻無法滿足知識份子的書寫欲望，也不能提供大量的閱讀文本，在普及上終將出現困難。

論戰結束後，以日文為書寫工具、描寫台灣人內心世界的作品大量出現。這個現象告訴我們，當時台灣社會對於近代文學之需要的迫切，以及鄉土文學的極限和挫敗之必然，同時也驗證了形構人類文化認同的基礎，主要是閱讀、創作與書寫。換言之，是文章而不是語言文字。台灣話文運動和相關論戰，在台灣文化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貢獻和意義，不過在識字、閱讀、書寫無法串連成三位一體的前提下，這場運動的挫折提醒我們，台灣人在殖民統治下走向言語 Nationalism 之路的困難和侷限。

（十三）林美容「台灣民俗與台灣文學研究」

林美容教授在這場演講中指出，人類學的知識對於社會的了解有一定助益，可以應用到自己社會的母文化裡，而我們很多知識的來源來自鄉野、平民系統，因此研究民俗文化很重要。

林教授認為做民間信仰，研究自己的家鄉開發史是很值得投入心力的主題，因為開發佈置牽涉土地的開發，還牽涉庄社的發展，尤其土地公廟是在村莊成立之初就會蓋成的，因此土地公廟通常是村落的部落廟。而祭祀圈是當地的居民對於天地信仰的義務性組織，一個寺廟跟一個地方歷史的發展、族群的歷史，都有關聯，因此寺廟活動都有意義。

林教授舉彰化媽為例，指出信仰改變南門口莊的歷史，是以信仰圈的形成，構成地域社會，血緣社會是靠祖先信仰，地域社會是以神鬼信仰，是地方的保護者。林教授也認為地方上有錢、有地位的頭人，容易有號召力與影響力，因此做頭人要有為公服務的精神，目前我們需要恢復頭人的組織，否則地方就動不起來。

最後林教授指出，台灣漢民族基本上是一個沒有階級制度的民族，社會僅存在官民對立，但人民之間是沒有什麼階級觀念的。過去在台灣文化黃金時代中，很多人呼籲要現代化、要科學、要破除迷信，覺得傳統的東西都很不好，但現在站在文化復興的角度來看，你會覺得台灣人為什麼要這樣看不起自己的

文化？而且一直以來都是這樣？這牽涉我們長期以來被外來者統治，以殖民者的觀點來觀看自己的文化，因此覺得自己不好，久而久之，也覺得民俗的東西不值得研究。林教授認為，台灣擁有這麼多資產，卻對自己沒信心，這是很可惜的事，因此如何提振自信心很重要，台灣人要了解自己有什麼文化保障、有什麼優勢，珍惜祖先留給我們的資產，才能找到自己的文化價值。

（十四）廖炳惠「後殖民論述與台灣文學研究」

廖炳惠教授指出，台灣目前的後殖民論述，很少用台灣的經驗為一個重要的起點，而多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把國外的理論套用在台灣的狀況中，然而台灣的殖民經驗其實是很特殊的，是以如何自歷史脈絡中打開一個新的領域，透過不同的經驗來思考，對台灣未來的後殖民研究非常重要。

台灣曾經歷過荷蘭、西班牙與日本的外部殖民經驗，特別是日本殖民經驗，對台灣而言非常特殊。日本早期深受中國文化影響，至十八世紀受到美國的威脅後，開始明治維新運動，並於十九世紀在全球化與資本主義興盛，及帝國主義末期、全世界佈局開始明確化的情境下，發展出自己的殖民主義。台灣是日本的第一個殖民國，因此日本對台灣的殖民，在很多層次上面吸收了很多日本自歐洲移轉而來的現代化經驗，因此可說融合於日本、歐洲的殖民經驗，都曾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展演。

目前在台灣談文化的人，常分成兩派，一是強調中華文化在台灣的發展，二是鼓吹台灣本身的歷史、獨特性。廖教授認為，如果只強調中華文化在台灣的發展，這是完全沒辦法理解週邊的海洋帝國長期以來在這塊土地上的角力；而只強調台灣本身獨特性，也可能擱置一些全球化與外面世界交流的問題，這種情況對後殖民研究是一個很不好的障礙。因此，我們應該認知，台灣所吸收的殖民經驗與現代化經驗，是與全世界的全球化、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發展多所糾纏的結果，也是多種權力累積的經驗，而這些脈絡，都不是透過大中國或是本土論述的主體性位置，能夠去涵蓋的，我們應該用更寬闊的角度去處理、看待。

廖教授指出，正因台灣充滿了各種不同資本主義累積的殖民經驗、充滿各種資源，資料檔案也如此豐富，你只要找到這些檔案如何與台灣的本土研究、後殖民研究連在一起，就有新的面向。然而台灣現今很多學者及研究生，喜愛直接引國外的理論是套用，認為透過理論便能自圓其說，卻少掉了台灣本身的歷史經驗與資料，這種沒有歷史眾聲、沒有過去、現在、未來的後殖民架構，無法顯現其價值。他期許研究者回到台灣特殊的殖民經驗中，從歷史資料、文本裡尋找脈絡與線索，探索台灣與全球化的殖民、現代化經驗怎麼互相糾纏不清的種種癥結與狀況，以與他國的殖民經驗有所應對，進而產生對話、比較。

廖教授再三強調，從事後殖民研究一定要歷史化，從文本裡面找到研究脈動，並鼓勵研究者不僅要多花心力時間研究，還需要去營造社群，利用社群的觀念對社會產生影響力，產生交流互動，進一步再健全出版機制，以使台灣的文學研究能發展得更為久遠。

（十五）綜合座談

座談會邀請林淇瀆、林美容、廖炳惠三位教授對台灣文學的跨領域研究展開對談。

首先林淇瀆教授認為，在跨領域研究上，以歷史這樣的學門來說，它應該是所有文史科目都必須碰觸的，比如說你研究傳播，不能沒有傳播史的知識；研究宗教，不能沒有宗教史的知識；研究文學，當然也不能沒有文學史的知識，研究政治、社會也都一樣，歷史是所有學科的縱深，對歷史的掌握不夠透徹、深刻，即使只是光作文本分析，都做不好。林教授說，哈柏瑪斯也好，雷蒙威廉斯也好，你都可以發現他們每一個人的後頭，都有一個深層的歷史知識作為他們的背景，以歷史作為基礎，可能是跨越各種學門的必要。

他也表示，學術研究思維在不同學科裡頭是不一樣的，人類學的思維、社會學的思維，歷史學本身也有它的思維，再加上文學的思維……這雖然都是人文學科，可是每一個學門它有自己歷史所建立下來的思維，這個思維的跨越最困難。對於外來理論的運用，他建議必須從台灣在地化領域去思考要怎麼用。另外一個可能對碩士生來講比較困難，但是對博士生是必要的，那就是你在運用這些理論的時候，你要思考，你雖然用它來解釋，但它有可能不符合台灣的現象，這時你有沒有能力或勇氣去修改這個理論，讓那些理論能為我們所用。

他提醒同學，台灣文學文化的研究才剛開始，需要從各種角度投入台灣文化研究。跨領域不是只有台灣文學這個學門跨到別的學門，也可以是別的學門跨到台灣文學或台灣文化研究這個學門，必須以更開闊多元的胸襟來看待學問研究。

林美容教授則對志走學術路線的同學提出建議，她認為最好選擇自己專長的學科，而台文所的學生也不一定要走學術路線，人生還有很多路線可以走，你去做媒體人、公關、做生意、做外交都可以。至於做學問很簡單，最重要的就是要挖掘問題，找出最適合的研究方法，嘗試提出一些論證。她並同意林淇瀆教授所說的，歷史的縱深可以總括各個學科，所以當初中研院要成立台灣史田野研究室，就是基於這樣的思考，因為不管研究台灣的哪一個議題，都跟歷史有關係，故這個田野研究室是要從田野的方式來廣泛蒐集資料，流傳、收藏在民間的史料資料，對台灣議題進行各樣的研究。

最後廖炳惠教授提出他的建議，他認為做學問最重要的是要掌握三個 F，第一個是你的 field (領域)，你要知道這個領域是怎麼被框架出來的？哪些重要的人在這個領域提出一些重要的發現？這個領域怎麼被凸顯出來？第二個是 frame (框架)，這麼多東西不可能什麼都做，因此一定要有一個很明確的框架和焦點，理論像是鏡頭在那邊轉，轉到這個理論可以讓你對焦對得很清楚，可以把正在動的對象框架出來，讓它凸顯出來。接下來最重要的東西是，理論能不能跟你的 finding 搭配在一起，不是說我先有理論再由資料去做見證，你必須先有自己的 finding，理論再來幫你找到一個發言的位置。

他也強調，深化自己的學科跟生活經驗是很重要的，人文學科應該強調「多材多語」，除了中文跟台文之外，應該要吸收日文、英文等的研究成果，要能跨越語言，才能縱橫領域，才能把自己的研究做得更加寬廣。

五、學員心得選輯

(一) 課程名稱：媒體研究與台灣文學研究

之前閱讀了課前資料，加上今日的演說，對媒介有了不同的認識。除了作者與讀者外，兩者間的媒介也頗重要，媒介是中間物，若無印刷這等媒介，或許作者與讀者間的連結就會有問題，另外蘇教授有留了兩個問題是之前多為父系、父權社會，而目前女性主義盛行，那女性是否也成為另外一種霸權。另外一問題是若無這種霸權，那社會會變成何種狀態？這兩個問題也刺激了一些想法。

(許嘉芬)

透過課程認識許多大眾傳播理論的介紹，用新的角度觀看「媒體」或是「媒介」的角色，也更深刻體會「作者已死」以及「伊拉克沒有戰爭」的體會。只是在「媒介」的研究對象的選擇上，不知是否能和「符號」的解神話過程劃上相對等的觀念，必須要對這個領域進行深入探究，才能看清楚其中的關係。

(黃雅靜)

(二) 課程名稱：精神分析與台灣文學研究

內容艱澀難懂，是否可將講題範圍縮小，介紹如何運用精神分析理論研究台灣文學，劉老師的演講指出西方的哲學乃針對西方的時代問題，所以不可套用西方理論，但要如何運用而非套用西方理論，也許需要老師的進一步指導！

(陳美靜)

我們對自我的認同，背後其實涵攝了一個複雜的象徵秩序及文化架構，透過這個文化架構及象徵秩序的選擇，決定我們在整個結構中的位置及意義所要

對應的結構。這個象徵秩序的形塑，背後其實包含了許多權力的運作，透過語言、教育、政策等等默默的支配我們要取決於哪個架構。這種主體性透過語言等替代那些失落卻永遠追求不到的「理想主體」，這亦是大寫他者的凝視眼光。

(陳怡伶)

精神分析的領域，似乎可以對於許多混沌不清的狀態找到論述的出口，例如探究其中的流動的主體性之觀念。但是其分析的工具卻又不是能明確掌握的理論，心理層面的狀態具有多種變化性及可能性。如何探究其分析結果的確定性(穩定性)，亦或每一種分析，都只是一種觀點或立場的提出，而非結論。

(黃雅靜)

透過劉老師我學到為何精神分析理論可用來解釋當今的社會、歷史和文化問題。權力、象徵等這些無法看見的對象，其實可以透過一定的分析方法，抽絲剝繭的浮現出來。利用不同象徵的置換、倒反，讓我們討論、詮釋事件的方式更豐富、多元。

(蔡境予)

劉老師整理「精神分析」可以運用於文學、文化等研究的面向，對於操作面的參考價值，應該頗大。對於最後提出「可能拓展的問題意識」也極有思考的需要。其中對「道德」「倫理」的重新思考，可能，是日後全球化時代大家無法迴避的問題。「道德」「倫理」雖是「無法說出」「說不出來的」，但部份被規範的相關內容，似乎會經歷被鞏固、被破除，再回到重新構築的歷史軌道上。「精神分析」在這層面上來看，極為接近「哲學」的領域了！

(程建文)

(三) 課程名稱：台灣電影與台灣文學研究

演講內容提供台灣電影研究方向，對如何研究台灣電影大有助益，書目若能增加賞析電影、電影美學方面的入門書，可提供學員認識電影的管道。

(陳美靜)

在這堂課對電影理論及研究有了有別於以往只看劇情，將電影文本視同於文學文本閱讀。電影是個結合多種媒介的文本，這次的課程提了許多關於燈光、鏡頭、音樂等除卻「劇情」之外，電影相關的專業術語及異於傳統閱讀習慣，獲得了另一種切入電影文本的角度。課堂中亦舉了許多台灣電影實例，講述了台灣電影市場的特殊結構(如多藝術電影)，及可結合的領域之淺略介紹。

(陳怡伶)

台灣電影的研究在國內各大專院校，似乎不算多。但我本身很喜歡台灣電影，老師日今提醒電影研究的方法，可以作為參考模式。但可惜的是，老師沒有在課堂上仔細講解他的第一篇論文(運用影片鏡頭)，而老師第一篇論文實給

了我一點研究電影的寫作格式，及影片轉圖示的排版方式的啟發。(賴婉蓉)

影片文化造成視覺效果產生刺激，同時改變思考模式與價值觀，以前認為的影片文學，只侷限於狹隘的娛樂文學，透過林文淇老師講述，自己抒發想法：每個歷史的鏡頭背後因素，包含政治、經濟、意識、潮流、趨勢，如何把自己的框架延伸，納入更多想法，是自己該擴展的格局。(吳麗蘭)

林老師告訴大家台灣文學的研究者，其實也是研究台灣電影的好人選。並且舉出可以下手的實務層面，包括有待整理、研究的命題。這對於相較之下，少人研究的台灣電影，是個極有助益的指導。或許正如林老師所呼籲的，當有更多研究台灣電影的文章(論文、影評)出現，對向來少人問津的台灣當代電影生存與發展，說不是有良性循環產生的可能。在商業或藝術的台灣電影都能獲得延續時，台灣電影也許就是所有研究台灣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門藝術矣！

(程建文)

(四) 課程名稱：生態學與台灣文學研究

在全球暖化的威脅下，生態是當前極受關注的議題。生態關懷涉及地球的永續經營，宇宙天地生命的深度思考，人與自然關係的辯證，生態學不僅是自然科學，也具有文學與哲學的深刻意涵。「台灣文學」是描述台灣這塊土地上關乎人與人、人與環境、人與社會、人與文化…對話的文學，其中當然包含生態的面向。特別是在台灣文學史的發展中，亦有鄉土文學論戰的爭論，關於台灣鄉土風情的部分牽涉生態的概念及內容，故在跨領域的思考上，可為台灣文學研究提供更多的可能性。(曾琦惠)

透過生態環境的體悟，深層體會大自然之美，而結合詩詞、歌曲表達自然環境中的意境而與台灣文學有另一層面的瞭解，或許表面上看似相關性不高，但卻不自覺的研究發展出環境與所生長的环境有何關聯，若似文學考究角度切入生態環境之美，用文字的描述配合時代背景文化上的交織，也許這也是另一個層面對文學的認識、體悟對大自然的由來而將往何處去，創造出更多與生態相互結合的台灣文學。(洪雅娟)

科技的發展導致污染源大增，造成生態環境大為改變，對動植物與人類造成極大的傷害，甚而導致某些物種的滅絕死亡，然政府重科技經濟發展大於生態環境的保護，因此我們必須重視工業污染對環境的影響，由民間作起。我們讀文學相關科系的，可以用生態文學表現的方式，喚起大眾對生態保育的重視。文學書寫的材料很多，生態為其中一樣，而生態文學不僅作為書寫的材料，在撰文的同時，我們可反思我們目前生存的環境，並對自然生態有更深一層的認識，以保護我們的土地。(周宣吟)

當科學與人文結合時，面臨二者融攝之衝突。以生態文學書寫而言，若只偏重生態描寫，又失去文學性；過分著重文學技巧，生態意念太薄弱。而生態學與台灣文學研究，是企圖在文學與生態取得平衡，以理性實證方式，達到理想的效果，展現完整的意念。以目前生態保育情況而言，充滿著許多力不從心之處，而生態文學書寫或許可反映大環境的現實與保育上的困難。當科技高度發達，人不該是幫兇，而是要挺身位生態保育盡心。（張淑芳）

透過老師的授課，使得我對「台灣文學」、「生態文學」的認定有更深層的思索。經由對台灣土地、環境、人文的深刻關懷，使得未來台灣文學與生態學結合後，將可擴展出新的視野與新視角。台灣從七〇年代發展的「鄉土關懷」一直到本土認同問題，進入二十一世紀的台灣文學對鄉土關懷應該轉向對周遭生態的關懷為重點。（林憲宏）

主張、立論、推演、邏輯等都是寫論文的重點，但是這些論點也是老師提倡生態學文學研究的重點。老師全程使用台語演講、唱歌謠，雖然原本對於生態寫作和生態學研究不是很了解，但我們有更新的見解。還有生態學是很專業的議題，若是老師能特別舉例或縮小範圍來說明自然生態中的生物結構，這將會引起我們更多興趣。（王冠祺）

藉由關懷自然生態，去探索、思考及反省其所反映的問題，不僅應觀察到現狀環境污染的現象，而應更深入思考其內部「哲學層次內涵」，究竟污染的來源為何？對萬物有何影響？又如何去改善？如能以批判反省角度去描寫、思考，甚至能以自己實踐、覺醒，即以身作則，畢竟文學不僅關懷人本身、人際、人與社會、人與環境等，更應關懷外在事物、現象，此領域值得深思。又聯想到「報導文學」，其中描寫範圍中，有一塊也是專門描寫自然生態的主題，此文類現在似乎逐漸沒落，可與此堂課呼應！（陳憶茹）

生態學在科技文明發達的今日，愈來愈受重視。台灣文學中對人，對自然關懷的作品當然有之，例如鐘老師所舉的一些歌謠，對環境改變亦有所著墨。不過直接描述自然動植物種變化，或者以生態為主題的作品，似乎尚在發展階段。鐘老師希望大家，透過各種文學手法，如：小說、散文、詩歌等方式，將台灣生態的主題納入，應該是個頗佳的建議。鐘老師舉出《科學怪人》《美麗新世界》兩本探討人類科技文明發展為批判的小說為例，清楚展示文學可以容納各式主題的可能性。另外，對全球生態、物種遭受環境荷爾蒙影響愈來愈鉅的現況說明，對大家應該是個良好的提醒。建議鐘老師可以加入此後做法的介紹。（程建文）

(五) 課程名稱：集體認同與台灣文學研究

在台灣特殊的歷史情境下，「認同」常變成歧義、敏感的議題。而在台灣文學的研究上，也因不同族群、性別、省籍的群體認同取向，展演出眾聲喧嘩的風貌。本節課自社會學角度切入，析論集體認同的概念與其對社會發展的影響；並以集體認同及歷史經驗中的演變，反芻台灣的歷史與文化，解釋政治文化本土論的形成。蕭老師在此議題中，特別凸顯「世代」的重要性，強調世代認同在歷史文化中的位置。依此角度，我們在閱讀所謂眷村文學、鄉土文學或原住民文學時，應扣連世代的時代情境與歷史敘事，才能更清楚集體認同如何被製造，及其如何想像或改變社會。（曾琦惠）

以理論為經，歷史經驗為緯，築出台灣歷史過程中集體記憶。像是洋蔥一般，剝開層層社會變遷的痕跡。也許正因為台灣曖昧的歷史關係，不斷地必須為自我位置定位；而在定位時必須在彼此的集體記憶與集體認同。對於台灣定位的問題，這一輩年輕人經常以過去發生的事已消逝作為冷漠的理由，透過集體認同，從而反省那個年代的變動，最後我想以黃榮燦〈二二八事件〉木刻版畫為結，同樣沒參與過，來不及見證二二八的我，看到黃榮燦的木刻，似乎在時間的漩渦中，重回到二二八，何嘗不是另一集體記憶的再現？（張怡寧）

藉由歷史發展在鄉土文學裡的集體記憶，分析歷史事件，從經驗、經歷的事件，而給予事件一個敘事模式，在記憶與認同之中又會有另一層面是相互形塑卻又相互限制的，表達歷史演化而反省與思考與台灣文學有何相關性，不論何種類型的材料，都有其參考架構，每個時期都有其傳達的意義，理解過去開創新未來，也感謝演講者精采的論述，更加深切瞭解文學文化的意象與意念。（洪雅娟）

非常認同本堂以回歸到「人」為本的社會關懷層面，即女人不見得是「女性主義」者，同世代不見得有同一的事件體認及感知，「族群」並不等於含括相同的國族意識…。在短時間內，用深入淺出的方式引介學員進入社會學研究的概念，並隨著舉例輔佐理論的抽象性，是一種非常從「學習角度」出發的成功教學。（郝晶宇）

文學的內容幾乎無法完全脫離我們所處的社會，因此我們在研究文學的同時必須對其背景時代有充分的了解。這門課使我們了解到何謂集體認同，及其與社會變遷的關係，尤其是台灣在六〇年代以後每個時期年輕人（知識份子）對自我的認同及集體認同所產生的一些運動，與對台灣社會（例如：民主的發展）之影響，可說社會變遷及其中民眾集體認同是交互影響的。對社會變遷時集體認同之認識，有助於我們在作台灣文學研究時，注意到當時社會民眾的集

體認同如何。

(周宣吟)

讀了老師的論文之後，非常欣賞這種超脫文本分析，而以更宏觀視野的方式處理七〇年代的台灣鄉土文學，而也可說點出了一般文學分析的另一條不一樣的道路。「認同」及其相關詞彙「主體性」等是目前大家經常在使用的語詞；藉此課程可以更加明瞭使用這些語詞更深入的意義與情境。在後殖民語少數族裔的研究上，對於「認同」理論的使用和詮釋也必不可少，對於「認同」及其它大敘述如何闡述「建構」的過程是要努力把握的。

(韓震緯)

集體認同的形成過程是社會重要變遷的基礎和動力，但是從媒介研究的上課中也認知到，集體認同的形成，是可以透過各種媒介的操作而「被」形成。自我認同或是民族觀念等的集體中的自我定位，在這錯綜複雜的關係中，要如何追尋自我的認同，一直是自己心中的徬徨，雖然今天上課是一個學術探究歷史的角度出發，但是問題意識的浮現，卻比學術探究更強烈的浮現於心。

(黃雅靜)

集體認同與集體記憶是相互建構而成的。台灣七〇年代鄉土文學的發展，促進了八〇年代本土認同的發展。這樣的發展與台灣文學作家的書寫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然而蕭老師指出記憶是認同形式中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但是還是否意味著兩者有絕對關係呢？因為統治者可以透過其他方法、手段讓不同族群，不同生活經驗的人達到集體認同，因此這是不需有集體記憶、經驗的。

(林憲宏)

老師談論到六、七〇年代有強烈的世代集體認同，年輕世代也積極地從事覺悟啟蒙、革新及民主活動，而這樣的集體精神在台灣的七、八年級生似乎遍尋不著，大家普遍沉浸於安逸的生活狀態，對於社會國家之事處之以漠然的態度，當然這是整體大環境所致，只是如果國家領導人或教育機關能正視此現象，相信台灣的未來是可其目的。

(程怡雯)

台灣歷史發展歷經起伏，蕭老師以限定的世代為研究取向，的確是個新穎的角度。雖然世代認同的具體事證，較為抽象，尋找覺悟啟蒙的關鍵點，也須抽絲剝繭，但對了解集體意識之形成，相信大有助益。正如蕭老師所引的霍爾的話：「歷史的世代並不是被生下來的；它們是被製造出來的。它們是人們藉之來概念化社會，並試著改變它的一種機制。」許多的概念，也是來自人們所製造的。性別、階級、族群等等，想必也是在研究台灣文學時所須注意的吧！

(程建文)

（六）課程名稱：日記研究與台灣文學研究

經由日記紀錄每人每日想法，生活中遇到的人事，也是研究當時社會文化的重要素材，是真實也具人性化而史學考證更是不可少，而由各個不同作者所留下的日記手札相互對照，將當時事實更加寫實性的還原，日記的材料有其獨特的風格，不可模仿卻帶有自然的寫照，是有趣而又嚴肅來看待每一本日記，而著手進行研究材料已是漸漸盛行，在未來會有另一番境界。（洪雅娟）

直接以史學角度切入「日記」研究，容讓學員有極多獨立思考的空間，補充資料、圖片補助使課程豐富多元。難能可貴的是許老師常以個人真實見解切入議題，回應學員問題多援引實例，對學員留下對「作學問的態度」「對理論的親身回應」的深刻幫助。這樣的「化理論為無形」的授課也使晚間小組討論交流時更多刺激、思考。（郝晶宇）

透過老師生動且不失充實的介紹，讓人了解到，原來日記不只是史料的呈現，其中還包含著許多的生命情調，及人文關懷，令我感覺興趣的是，在網誌如此發達的現今，日記研究是否會就此式微？（程怡雯）

在未接觸這議題之前，對於日記書寫這類的問題，仍無有深入的探討，在自己所認知的領域裡，總會覺得許多日記的內容本身，有時是筆者自己當下的想法寫入，所以會覺得這不過是一篇敘事自己一生或是某一時段的故事，而其能夠以文學研究去談的可能性或許沒那麼多。（潘婉甄）

從個人日記作為研究台灣文學的一個面向，是另一種新的嘗試。日記的真實性、適切性，是影響日記研究的重要關鍵。雖然日記也可進入文學的範疇裡面，但如果只是雜事紀錄性的摘錄的話，文學性可能是較弱的。要將其當作文學文本研究，似乎會減少其「文學價值」。倒是從了解日記作者生平、歷史，甚至當代的社會各層面的文化背景方面，應該會頗具參考價值。（程建文）

（七）課程名稱：空間理論與台灣文學研究

空間不只做為一種疆界固定、承載、容納的虛體，更與空間中所容納承載的物品、人物有關，其間包含了各物間的流動及相互間的互動、關聯，因此空間的界定、疆界及內涵便是流動變化的。我們可由空間的抽象，及其詞彙的隱喻部分，應用到各個牽涉到相互關係所牽涉的權力，變動和自我位置如何定位的領域，如此來理解空間定可使空間更豐富。（陳怡伶）

空間理論的提出，著實讓研究有了許多面向，但由於空間理論的廣泛脈絡，在運用時可能會變成廣義，而進入其它領域的「越界」。這固是其優點，但論述則應小心，從問題意識和方法上扣緊，才不會失之於模糊隨機之感。空間和地

方 (space/place) 的書寫已被重視，在台灣文學研究中，已經對地域特殊性（如美濃經驗、宜蘭經驗）多所探討。空間上則是與文化互涉的「文化地理學」。然而在認同上，多元與認同論述似有衝突，實踐上也不一定可以和想像兼容，這可以是一種盼望、努力、方向，但有其困難度在文化實踐上。（鄭翰琳）

空間再現的構想和再現空間中的生活，使我聯想到大眾傳播理論中的「再現」程序，媒體其實就是操作空間理論機制的最好掌舵手，不滿百人的演唱會真實空間，再現後的空間想像或許超過萬人，如果我們每個人都設定自我是閱聽人的身分，社會中的傳播能動性，或許便是空間轉移和相互作用的最好例子。註：從空間、地方感、人文地理學思考鹽分地帶文學集團的新研究面向。

（洪培修）

大開眼界！看似非常平凡無奇的「空間」概念，居然包含如此多的象徵和隱喻，牽引出人與空間複雜的、流動的、多元的關係，並對空間產生經驗、認知與想像，展演出認同、權力的論述。原來空間有如此多層次的探索面向！放在文學研究上，這門課好像也可以打開一扇窗，帶來更多研究的問題和可能。例如期末我在處理的聶華苓小說《桑青與桃紅》，其中關於主角逃亡的途徑、停留的空間、地圖的意義，若能以這門課中所學到的理論來討論，必有更開闊的面向。

（曾琦惠）

正如王老師自己調侃，此講題僅針對「空間理論」，而不涉及「台文研究」。在課程的編排時，建議更具體地擬制「從文學、跨進某領域」的講義方向，才能引導文學背景的我們「一同向該領域」跨去，不致形成台上台下各自獨立，無交錯的遺憾。

（郝晶宇）

主要介紹了馬克思主義學派的空間理論學者 Lefebvre 及 Soja 的「空間」概念，討論了與物彼此獨立無涉的「絕對空間」、物與物之間的距離關係的「相對空間」，以及任一物體之中所內蘊的「關係空間」。雖然並未提及文本中的空間對照研究，但對有意嘗試探討異質空間書寫的筆者而言，賜予很多的靈感與多元思維。例如像火車、船等本來只是移動用的交通工具，但在近代書寫中已被賦予近代化都市空間的延伸，權力的擴張，甚至含有性別意識的空間論述。

（管美燕）

空間與人類是息息相關的，我們不去談並不代表它並不存在，而是太熟悉而忽略人與空間的互動。透過本次上課，藉由列斐爾的實踐空間，空間的再現、再現的空間、思考空間與生命課題。由此延伸出文學研究，作家往往在小說中投射個人懷鄉，如黃春明小說中的宜蘭、陳黎筆下的花蓮，由情感和生活土地相結合，形成特殊的地理經驗書寫。書寫香港有施叔青《香港三部曲》的香港情懷異彩經驗；由香港作家董啟章筆下的香港，充滿實驗、前衛、快步調的都

市感，即是一種塑造與重現空間的過程。讀者在進行閱讀後，所建構、所接收的又是怎樣的空間？值得思考。（張淑芳）

空間與文學，帶來什麼啟發嗎？由於後現代思想的浪潮，使得許多概念更具多重意義，解構我們對空間的想像。因此，文學作品中的性別、階級、國族、內心、政治、空間等，啟發我的是研究作品時，除了內容上思想價值為何之外，是否可更往外逐漸探究、擴大人物所在的空間？為何作者要安排此種區域、地理背景？空間塑造何種人物形象？如何影響？而此空間除了真實的存在，是否也有可能是作者想像的虛構空間？空間與現實生活間的關係為何？空間反映什麼樣的社會？與歷史的關係為何？（陳憶茹）

空間存於我們所處世界，經常為人所忽略。對於空間所建構的理論，則讓我們重新審視空間與人之間的關係。從固定不變的絕對空間概念，到人物之間彼此相對的觀念，一直到人事物交雜錯綜的關係空間，空間也隨時代、思維模式的變異，展現其不同的思維。再從空間的思維模式，回觀各門學科，則又可以有不同解讀的方式。原來人與所處的世界的關係，也是有許多不同的面向可以辯證與探討。王老師所介紹的空間理論，分類詳細，對使用相關理論應有相當之幫助。若能略舉一兩項利用此理論之文本分析或論文，相信對於學員會有更直接的示範效果。（程建文）

在研究歷史或文學時，空間決不是可以略而不談的關鍵。因社會與空間與人是相互連鎖的。空間具有張力，是可流動、會改變的，空間因與人、事、物的不同關係而有不同意義，也因而在文本中產生不同的意義，鹿港八景中的「鹿港」與《行過洛津》中的鹿港亦不只是時間的不同，與人的關係也不同；對五、六〇年代的人們來說，空間與「認同」間更有著複雜的關係，因此有「離家」、「尋家」、「流浪」、「返家」等的心理狀態，在電影手法中，空間的佈局和流動更是決定了戲裡戲外人們互動聯結的關係，侯孝賢善用「飯廳」來聯結人的集體意識，用「空景」來沉澱人的個人感知，個人與群體間因而取得了某種程度的平衡。而「空間」有時亦是聯結過去與現在的媒介，它的固定性、不變性（若未受到破壞）使得人與空間的關係不只存在於「現在」，反而是可以不受時間、世代限制的，甚至「再現的空間」概念使它可以無遠弗屆。（柯惠珊）

（八）課程名稱：身體史與台灣文學研究

從身體史的論述可以看到女性在男性主宰社會中的地位，也可看到身體與殖民的結合。至於「信徒身體的公共領域化訓練」則不禁讓人想起傳統教育對個人身體的規訓：坐有坐相，站有站相。（陳美靜）

日治時期及西方啟蒙時代或現代哲學多注意思想方面的重要性，及其能夠

建構，改造，故能有所演變而有了史的概念。身體史的發展可使我們看見日治時期或者世界其他殖民地對於去除政治、殖民性的現代性抱著樂觀、進步的態度，認為其是啟蒙的一種工具及力量；而忽略了現代對身體的訓練、控管、一致化、機械化亦是一種權力競逐的建構，易言之，日治時代知識份子只注意殖民性和現代性重疊處的批判，未看見現代性本身的盲點及可能造成的壓抑。

（陳怡伶）

如果身體是歷史，如果身體可以發聲，它將述說怎樣的故事（歷史）。性、身體可以是私密的自我，但從與身體的對話可以發現歷史的述說，如身體結構的影響演變。對應到當代文學，可以和女性主義結合，變成女性身體經驗的文學研究。可以與精神分析結合，討論《蒙馬特遺書》等瘋狂、自敘的對話。與性別研究結合、醫療研究結合等，如李欣倫《藥罐子》就是特殊的文本研究。身體可以擴大，變成文化的縮影，纏小腳的歷史等，就是多重關係的文化研究。傅大為先生所提出缺乏研究的氣味領域，或許亦可被書寫（如費洛蒙），但是前提是台灣以氣味論述的文本，好像著作還不夠。身體亦是權力場所，在研究李昂的諸多論文已有討論，或可當作對身體史研究的回應。

（鄭翰琳）

老實說…在「身體史」的課堂中，不知是理解力不足，抑或是無法承接老師想傳遞的意念，總覺得「身體史」的論述仍有點空冷、找不到施力點，可以真正地切入探討及思考，甚至進而與台灣文學相互結合，總以為此項研究，似乎較適合於「人類學」中做為討論之議題。亦若是「身體為歷史、社會的脈絡之一」、「身體為權力的展現」那為何不就「社會」「歷史」「權力」進行探討？因為人就是主導者，何須要單就「身體」進行分析呢？

（林馥郁）

一直把「身體」的討論界定於很狹隘的「身體感知」的範疇中進行思考。也忽略了許多社會制化規定中的「反射」動作，是經由管訓的過程形成的。但是人無法從各種社會既定的規矩中、凝視中完全的脫離，在理論之後，要如何在結論與現實情境找到身體的自主權，又是一個矛盾與掙扎。

（黃雅靜）

身體與權力的關係，是否也可視作「個體」與權力間的關係？身體除了是個人的身體外，是否擴大集體、群體的「公共身體」來看待？甚至可聯結到民俗、醫療、種族等方面互相呼應、聯想。藉由作品中對「身體」的描寫，令我聯想到服裝、服飾、宗教信仰、甚至身體器官象徵。尤其張愛玲女士描寫服飾的巨細靡遺，是否即可窺視身體與服飾間呈現何種關聯？另外，身體應置放於「空間」下的身體，而「身體史」的研究是否即空間與時間的脈絡下，研究個體的身體？

（陳憶茹）

向來對身體與意識之間的關係，較為對立，而且視意識、思考之意義高於

身體。以致對身體的了解與解釋，偏向負面。當我們重新審視身體的發展史的時候，發現身體在歷史的脈絡中，有其被觀看的角度。在各時代對身體的定義，也會有所差異。傅老師另舉醫學與身體的關係，來觀察身體如何被看待。以馬偕與當時台灣病人之間的關係，還可往內觀看到：伴隨醫病關係的同時，背後尚有馬偕宣教的做法。而「配合」此關係的人們，也有一套自己的身體運動方式。諸如此類的探討，或許也是研究台灣文學時可切入的觀點。（程建文）

「行止得宜」等即是一種對身體表現的一種訓練，其中包含文化與社會安排的意義。身體本是因應個人發展的，但受到強權主導的文化脈絡宰制，造成身體的想像和感受都受限，且將這些限制一代一代地傳承下去，過去女性因受到各種權力的管控和要求，使得對自己的身體自主受到剝削，無法完整觀照自己身體的感知，因此無法清楚了解自己的身體之外，甚至落入許多迷思，如月經、性事等，未能充分的享受。而男性未必就沒有受到社會意識的限制，對肌肉的追求，陽具的巨化…等的迷思，亦可能控制著男性的表現，吳錦發《消失的男性》和張瀛太《西藏愛人》中數篇短篇小說亦某種程度上，在批判這些文化技術使得男性無法適應於女性意識／性別意識轉變的今日社會。再者，身體的自覺在八〇、九〇年代之後的文本亦是重要的課題，唯有對「身體史」有全面的了解，才知道為何身體的文化價值會有這樣的轉變。（柯惠珊）

（九）課程名稱：性別研究與台灣文學研究

從一段陳三五娘的南管劇，探視性別在戲台上臉譜、服裝，動作即在空間中的移動對角色的影響，可發現性別／身體／空間之關係，正好與今日前兩堂課互相對話，也剛好扣合本次工作坊跨領域之主題。這節課很特別，講師不由性別論述切入，而直接戲曲來看性別差異於其中的展演。也示範了性別此一議題如何落實在生活中的各項領域。（曾琦惠）

過去在大學時最常接觸的文本和理論應該算是女性主義。十八至二十世紀處理女性議題的文本甚多，不管是白人和黑人女性，甚至是其他少數族裔的女性經驗和議題層出不窮。另一方面，理論的分析基調從本質論到受後解構影響的非本質論論述甚至今天聽到的「之間」概念，似乎都朝向更寬廣的方向邁進。而今天三堂課更是可以相互結合形成空間，身體和女性（性別）彼此之間的研究，或許應該說三者原本是結合在一起的，只為研究方便才分別研究。

（韓震緯）

性別方面的論題在當代甚為盛行。林老師以施叔青的《行過洛津》為文本，先介紹與文本內容相關南管樂種，再切入文本分析，論述性別現象，以主角的遭遇與應對方式，參照性別理論，為文本，也為主角找到妥適的解釋。復以空

間理論印證為本，同時又為主角的身分認同，找到相互映照的證明。對於理論應用於文本分析，做了一次適切的示範。也恰巧為王志弘老師所介紹的空間理論，舉出範本。

(程建文)

(十) 課程名稱：台灣語言學與台灣文學研究

台灣語言的定義為何？在台灣的語言？屬於台灣人的語言？則又何謂台灣文學？可由土地、族群、甚至從「認同」的角度試著定義它，但要小心的一點，是盡量求客觀，免掉入意識形態的陷阱。每種語言都值得探索，各有不同的符號、美學等，應以平等的角度一視同仁。語言具有聲韻美，除了用來溝通外，更可用來吟誦。而令我也聯想到文學語言與日常語言的區別為何？是否視其使用的語境而言？或是探討語言使用的內涵、美感，及動機等差異來分別兩者的區別。語言的功能為何？值得探討。

(陳憶茹)

台灣因為政治的關係，致使台灣與文的發展，也在政權、政策的影響下，呈現不同的命運。語文終究不是單純文化的要素而已，還牽涉到政治、權力等諸多條件的拉扯。同時，語文自身也因時空的差異，使用的族群不同，仍然會局部演變。當語言被當成政權掌控的工具時，更可能完全改變原先使用者的思維模式。今日台灣逐漸朝向接受多元文化並存的意識，台灣語文也因此多了比較寬廣的生存空間。每種語文都有其發展的歷程與模式，用政治因素干擾其發展，可能使該語文走向消失或者受歧視。而該語文中的文化資產，也可能成為陪葬品。損失的，恐怕不單是一種語文，而是語文背後的人文。

(程建文)

要研究台灣文學，尤其是民間歌謠、俗語、諺語，都必須有台灣語言的基礎，才能充分領略台灣文學的內容神韻及其動人之妙處。我們居住生長在台灣這片土地上，學習台語親切熟悉又方便，有必要及使命去學習並傳承。無論是宗教、社會、習俗、戲劇、藝術各方面，研究台灣文學，都必須深入民間，到各處訪查、蒐集資料，如此運用台語或了解台灣語言學，都是處理資料，分析文獻史料必備的能力。目前台語拼音、台語字、台語辭典漸次完成初步工作，仍有部分不盡如人意的細節，則有待陸續修訂補充，使之更臻完善，更上層樓。

(奚敏芳)

「習得文字之後，反而受到文字的限制」，這從創作量少及讀者少的現代社會就可窺知，文字是「載體」，而語言、情感才是互久不變的創作素材。歷史語言的字詞很精準，能運用這些文字來表達細微的動作、感知，是很痛快的事，期待能找回多一些語彙。台灣語言學家在參與台灣民間文學「文字化」的角色上很重要，這樣，這些好的文學才能流傳下去。

(黃靜品)

語言學與文學的關係充滿了辯證，其演化過程也充斥各種權力的介入。特

別是台灣話在台灣的發展過程中，受到政治力的強勢介入，產生斷裂與中斷的危機，以致其在台灣文學研究中，逐漸遭受邊緣化的現象。而今因台語文字不成熟，傳播亦不普及，造成其語言與文體可能在閱讀上產生區隔，甚至造成台語文學資源的流失。是以加強，提倡台灣語言學的研究是很重要的，因為它是文學永遠的基礎工程。（曾琦惠）

透過實例，介紹台語字源演變，強調方言文學，台灣文學與語言學的關聯。介紹國別文學的興起，為台灣文學下定義，修辭學是語言學的一部分，可用來研究台灣文學。若能詳介台灣語言學的研究流變，討論語言學知識如何可幫助台灣文學研究，則可獲益更多。（陳美靜）

（十一）課程名稱：翻譯理論與台灣文學研究

「翻譯不是翻出文字的意涵，而是找出其中的共通性及啟發性」，原文和譯文碰觸的時刻，原文變成失去意義、訊息的，等同於原文死亡，造成譯文有無限的可能。班雅明認為原文可譯，譯文不可譯，但就台灣文化而言，全是譯文無法擺脫中國文化的原文，因此後殖民論述中修改了班雅明的說法。

（陳瓊珠）

過去對於翻譯存在的概念認為是語言本身的問題，翻譯是在於讓他人看得懂，但今日在邱教授上課後，讓我理解到，翻譯其更高的意涵，在於對核心部分的解讀，並且也是呈現一種放空、模糊、淡忘，最後推到文學與文化的面向，這使我思考到對文學文本的閱讀及文本分析時，對作品的解讀及從中所得到的訊息與作者書寫意識，這是否也是一種翻譯。另外老師談到「語言親屬關係」中提到瓦罐碎片黏合的概念，讓我理解到原文與譯文間的關係及相互性，不過上課老師提到許多其他概念，令我覺得較困難。（謝幸媛）

翻譯可消解語言和空間的隔閡，跨越能指和所指的情境，讓我們在閱讀上增加更多可能性。在這門課中，我們知道翻譯是廣義的，研究者是譯者、註釋也可算是翻譯，然而翻譯不管再如何精確，都仍與原文間有所縫隙，而其縫隙如何解讀、詮釋，便有研究的空間和可能。台灣文化經過殖民的過程，故邱教授認為台灣文化本身便是一種翻譯的文化，以此角度，我們再來閱讀日治時代的日文作品，我們可以從何角度切入？（曾琦惠）

這真是玄之又玄的理論，直譯的文學作品，能帶給讀者預期的啟迪嗎？去除個人執著的翻譯方式，真有可能做到嗎？當然我不否認上帝絕對的正確，但是「原著」若不完全正確，翻譯者如何處在正確的範圍？「原著」，是預設的「正確的範圍」嗎？（黃靜品）

翻譯理論、翻譯的結果是否異於原文，除用原文翻譯，並藉此表達其原文

的譯意，透過尋求再現、自我展現或是變化觀點，在思考的輪廓裡，是曲線或曲度方面的思索，是停留或變動的角度，在翻譯的論點是多樣且多元，但如何將翻譯的內文加以特質帶入譯文之中，從翻譯中包含文學藝術、人文等種種思想與涵養，面對意義的轉換，而翻譯如何讓人瞭解通順，甚至用何種方式去代換轉換，這都需要理論實踐化，替研究邁向一大步。（洪雅娟）

老師不斷強調班雅明的翻譯理論談的是另一種更高層次的翻譯詮釋，似乎是一種翻譯的哲學詮釋或說是「文化翻譯」一種超越表面語言和意義的翻譯，而討論的是一種文化交流的模式，就如下堂課在談文體、文化、與翻譯關係；只可惜因時間有限，老師只能簡略地講班雅明的翻譯理論和與台灣文化，是翻譯文化的詮釋，兩者之間的聯結還是不足。我想這部分還可以看出這次工作坊的缺點之一，因時間有限，既不夠講理論也不夠講與台灣文學／文化的關係和詮釋。（韓震緯）

將翻譯推到文學、哲學層次，發現翻譯不僅注重表面，最直接的意涵，而應直探其深層的、核心的，甚至是靈魂的意涵，令我聯想到一句話：「翻譯捕捉的是靈魂。」而無論語言、文字、文學作品等，其本身即含有「迷障」，我們應去除任何事物可能蘊含的或多或少的迷障。此似乎可聯想到「後現代」理論，講解講，所謂真理、語言、文字並非絕對的，一切事物僅是「多數人認同」的意義，並非世上有「絕對」的理論或真理存在。因此，我們追求的是盡可能「接近」、「靠近」它原有的本意！（陳憶茹）

（十二）課程名稱：東亞近代文體與台灣文學研究

老師從三〇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切入談到台灣語文的困難、矛盾和本質的演進，如果從近代化的角度去看，拿掉日文，拿掉中國白話文，只強调用台灣話文去書寫的才叫台灣文學，那台灣文學剩下什麼？沒有任何一種語文的本質能成為現代文學的載體，都是透過翻譯、融合、混合而成為符合現代人表意的語文，也就是說以漢字為基礎，台灣社會一直不斷在演繹著一個雖然各自表述各賦予其國籍但實際上卻又相互類似、交織重疊的綜合書寫文體。（楊函陵）

從老師的著作和講授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語言」在不同的歷史時間和地理空間脈絡中如何成為社會意識操縱和其反映的工具和媒介。語言一方面反映一方面被操弄的雙從性在政治／權力的角逐中，其重要性在台灣鄉土文學論戰中可以清楚地浮現出來。而作為翻譯的媒介，也是成為文化交流／互動的空間／媒介。沒有語言文字，人們無法思考；而沒有進一步的思考，看來也不會有更成熟的文字／語言。（韓震緯）

台灣日治時代文體的出現，混雜了日文、中國白話文及台灣話文三種要素，

是混雜的經過演化蛻變的，而不是本質的，一夕出現的。這門課似乎也能總結前二節課語言、翻譯的概念，為日治時代台灣新文體的出現提出一番新思考。而台灣在當時作為一個殖民地，其在東亞漢字文化圈中的特異位置也被凸出，關於「文體」的問題意識，將能為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學研究拓展新面向。

（曾琦惠）

（十三）課程名稱：台灣民俗與台灣文學研究

民俗學與台灣文學，乍看之下以為是對文學進行補充說明的背景資料介紹，實際上才發現，其實就是將民俗學作為一種可能的材料與理論徑路。只是這在運用下，特別需要訓練與理論的再研讀，尤為其中之困難處。（金儒農）

民俗活動透過代代的傳承，蘊含了許許多多的社會文化的發展過程與社會透過人的行為操演後，傳統與各種現代發展的碰撞磨合，從現象的觀察來理清古今社會的變化，是民俗文化的田調工作、分析工作以及詮釋過程的精采，卻也是其困難度，要如何不受限於西方中心思考或者現代化邏輯判斷影響，去解讀民俗社會的情況。（黃雅靜）

在這堂最沒有理論色彩的課中，引發了關於（西方）理論的討論。西方理論是西方思想家面對他（她）們所處的時空下的現象與議題所作出的系統化討論。固然在運用到台灣文學時有其「合身」與否的疑慮和焦慮，但我們可從「接枝」的正面意義去看待學界運用西方理論的情況。接枝後可以長出新的果實，同樣地我們面對西方理論的態度應該是「截長補短」，取西方理論對於人性和社會觀察下的「共通性」；所以在分析和討論台灣文學／文化時，絕對不是硬套理論，使理論先於文本，被理論套住，而是在讀文本所引發的感想（觸）如何能跟我們讀過的理論產生對話和辯證的關係，藉理論更深探文本（文化），也同時讓文化（文本）去修正（調整）理論的論點。（韓震緯）

台灣民俗在台灣社會中是重要的一環，這是祖先所留下的珍貴資產，雖不像科技、電子業有很大的投資報酬率，但民俗是了解我們文化的重要環節，目前的理論多從西方引進，而西方的理論是否能完整解釋台灣或他國的社會現狀或文學思潮？是否我們也能從台灣民俗立場為根基，來發展出屬於台灣的理論，以根植於台灣的理論來解釋台灣社會是否有較貼切的詮釋。（許嘉芬）

寺廟跟地方開發文化、族群有著密切關係，也就是說，在時間與空間的交錯下，成為地域上人民信仰的依賴所在，不僅也是生活中相關的生活步調。然而，許多寺廟的形成，是否也是權力角力競逐的場域。另外，寺廟的祭拜，也是一種歷史記憶的空間，紀錄了發展開拓背後的精神所在。民俗不是傳統，不是過去，而是現在當下的生活。（張怡寧）

最原始，最能展現各地特色及基層小民思想的就是「民間文學」，因為這些東西與民間的生活息息相關，就如同林教授所言，一個城莊立社均是由民間信仰為重要的中心之一，方能以同心圓向外擴張，或連線網路之方式，漸漸地開發起來，過去的宗族血緣聚落社會也靠著一種「信仰」在鞏固。而了解民間信仰的轉變，亦與社群的轉變有關，也象徵許多傳統文化的變形與沒落，尤其台灣曾經歷獨特的歷史經驗，口述歷史的田野調查更能直接觀照民間文化如何影響著人們的生活，及如何與歷史、外來文化等相互影響而轉變，在真正了解文本（經過加工的、雅化的）外的，直接與家鄉有關的文化發展，更能從各種「小敘述」中建構出更完整的文化史。（柯惠珊）

（十四）課程名稱：後殖民論述與台灣文學研究

這堂課無疑和上一堂課相呼應，指出不宜全盤以西方後現代和後殖民經驗和觀點詮釋台灣文化（文學）的方式。以台灣本身的經驗和所存檔案出發的所謂「台灣的後殖民研究」才是真正有價值，有未來的研究。台灣的獨特性不斷被強調，而盲目跟隨美國霸權式的研究取向顯然並不能彰顯出一直被當口號提出的「台灣主體性」。這不僅是一種研究風氣之改變，更是一種重新思考自己的方式，真正的方式。（韓震緯）

以歷史與史料的回顧，從帝國主義的殖民來看台灣，打開了一直以來的史觀與國際視野，改變了歷史思維的習慣。沒有生硬的理論，但也可以刺激我們的思考。有知識份子的使命感。很典型的理論實踐的經驗分享，像說故事一樣，檢視台灣的歷史與社會。是五天來最讓人愉快且有收穫的一場課。（盧芳蕙）

台灣擁有獨特的殖民經驗，目前在亞洲的後殖民論述的面向，台灣殖民經驗則更加顯得複雜。然而當今學者在台灣的後殖民論述多只是移植歐美的理論，如拉岡的鏡像理論和薩伊德、法農的論述無法對於台灣漢人文化和日本現代性文化的交互作用所產生的複雜面向提出合理的詮釋。倘若研究生的論文只是套用西洋理論，而不回到原點，尋找歷史的脈絡從日本殖民歷史來探究，則所作出的論文將只是空冷而不值得參考的文本，沒有任何價值、意義和未來的研究。（羅琬琳）

研究不宜只是套用西方理論，應多研究文本，從歷史檔案中尋求其價值，以印證其重要性，更要開拓眼界，立足全球以尋求相關性而做比較。提高研究的可看性，如此才是有前途有生命的研究論文。（王素真）

六、帶討論博士生觀察報告

(一) 李知灝 (國立中正大學中文所博士候選人)

參與此次工作坊，受益良多。無論在受邀講師與參與學員上，都有相當程度的水準。這是臺灣文學研究界的「優質先發」，可供未來計畫舉辦相關營隊的系所之借鏡。因而在此以參與本次工作坊的觀察，提出幾項粗淺的意見，做為未來舉辦活動的參考。

本次工作坊的講師演講都相當精采，讓學員有意猶未盡之感。但相較之下，時間就略顯侷促。若經費與人力許可，或許可以延長工作坊的時間至兩週。而單日課程以兩堂為原則，並將小組討論分散安排在每場課堂之後。這可以讓學員清楚的記憶中相互激盪，加深對上課內容的印象。而且若對於上課內容有所疑義時，也較有機會與授課講師討論，以釐清問題。如果延至晚間再對全天課程進行討論，由於上課內容豐富，可能有些學員已對第一節課程較無印象，就會在討論時產生偏重於最後一堂的情況。

其次在學員分組上，跨領域的研究應屬於文化研究的範疇，或許可擴大參與學員的範圍，從臺灣文學相關研究生，擴大為「臺灣研究」相關的研究生。並且在學員分組上，採取兩種不同的編組方式：一為同學門的學員編成一組、一為不同學門的學員編成一組，並且依單、雙日交替施行。例如第一天依照學門分組，社會學、文學、心裡學等各為一組；第二天則將學門打散，一組中包含各學門成員。如此應可達到跨領域交流的廣度，又能產生同學門學員相互激盪的深度。

在工作坊初期，應可安排通論性的課程。本次工作坊的學員為各大學研究生，大部分為碩士班學生，對於研究方法正處於啟蒙階段，因而有所謂「用理論」的迷思。學員皆瞭解研究必須有理論為研究依據，但往往將理論想像為機械式的操作方法。因此部分學員在第一天課程結束後，提出課堂內容該如何「用」的問題。雖然這或許是各校之研究方法課程所須講授的概念，但本次工作坊亦多有新生，未接受研究方法課程的洗禮。因此在工作坊初期，可開闢一節通論課程，使學員瞭解理論的學習是為了充實研究者的先備知識，而非為了處理特定文本而產生。如此一來，學員在聆聽後續課程中，較能理解現場所學內容，在研究道路上的定位。

最後，或許可以考慮在晚間安排「臺灣影像」課程，邀請曾拍攝臺灣相關影片的導演、原作者或相關人士蒞臨。因為影像的感染力極深，部分學員在目前或未來擔任傳遞臺灣文化相關知識者，因此有必要充實能讓更年輕的學子吸收的臺灣影像。再加上部分影片並未發行 DVD，在市面上難以取得（如撒克努

〈山豬、飛鼠、撒克努〉雖以拍成電影，但至今仍未發行 DVD)，或可協調相關影片導演，以少量同人發售的模式，提供學員未來教學之用。如此應可擴大工作坊在研究與教學上的影響力。

（二）鄧慧恩（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班）

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於 7 月 9 日至 13 日所舉辦的「跨領域研究工作坊」，聚集許多關懷臺灣文學，對於研究有熱誠的學員一同來參與各種跨領域的學術思考交流，對於臺灣文學這個新興學科領域不但注入一股清新的學術氣象，也帶入活潑、新奇的創新觀點。

文學的生命始終來自於土地與人民的生活，臺灣文學因為歷史傳承的斷裂、語言的更換隔閡、刻意或是無心的忽視、擠壓變形，在每個階段也始終對於探視它的創作者以及研究者，煥發它獨特的、質樸的光譜——端賴人們以什麼樣的稜鏡去分析它的色澤，如果只是輕輕提起，略略讀過，其實很難理解臺灣文學想要展現的自我內在質地。如果我們只是單純的認為「臺灣文學」是目前的一支「顯學」，而忽略它被稱為「顯學」的意義，那麼將會與臺灣文學的內涵失之交臂，我們當重新理解臺灣文學在現階段必須開啟與世界文學對話的空間，也必須思考它與同質性相當高的殖民地文學的比較的可能，或者說，我們要讓臺灣文學的研究具有多元思考，必須將它放在一個歷史傳承的脈絡，以及地理相接的座落位置去思索，才能尋出使得臺灣文學與世界接軌，使臺灣文學在跨文化間流動的特殊座標以及移動路線突顯出來。中興大學台文所此次主辦的「跨領域研究工作坊」使我再次體識到這層意義的重要性。

我很榮幸此次受邀與學員進行晚間的小組討論，日間與大家一同聆聽各領域的專業講員的精采內容，晚間我則與大家分享個人的想法，也認真聽取大家對於各項講題的心得觀點，我受教於各位學員許多，也在各位學員的身上看見一種對於研究的熱忱和投入，位學員都是在職專班的身分前來參加，我也在他們身上看見對於台灣土地的熱情與認同，尤其可貴。大家最常出現的問題是：「我如何把西方理論運用到研究上？」或者是「我怎麼能確認我理解的理論？」這種急切也反映了大家對於研究的專注程度。我曾舉樂器的製作為例：我相信提琴在製作共鳴的音箱而剝空琴身的過程是漫長而痛苦的，但是為了讓樂器能夠拉奏出悅耳的樂章，這個過程絕對必要，如果我們也願意這樣看待自己的研究，不妨把這些理論當作在心裡播下的種子，努力使自己排拒亦或是不足的部份成為願意承擔的空間，它對你產生的影響也許就在某一個交會點激發出來。

此外，我們幾位博士班的帶領討論人各自也在用餐或是晚間就寢前的談話中，分享各自的專長、日常生活、作研究的甘苦，或捧腹大笑，或皺眉咋舌，

每日我都在身體的疲憊之餘，獲得許多現在想起來彌足珍貴的記憶。讓我感動的是，有時我們兩位帶領討論人一同主持併組的討論，每當我看著其他的帶領討論人認真的剖析論文的觀點，誠懇坦率的訴說自己過去作研究、寫論文的挫折和解決方式，彷彿一同感受經歷，各自的生命在此時發生切點，處於同一象限。

直到這個工作坊已經結束，我們都整理了行囊回到了各自的生活當中，我驚喜的收到了幾位學員提問、問候的電子郵件，或許作研究是寂寞的，但是若能在某一個曾經的時空聚首，得到了相互交流的力量，或許想起來會莞爾一笑。這次工作坊給我們的就是一次交流知識，彼此鼓勵的機會。

（三）王梅香（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班）

台灣文學從九〇年代在學院內開始發展以來，逐漸發展出幾種研究的趨向：一個是以傳統的中國文學系統的研究方法來進行對作者、文本的詮釋，此種研究法比較容易進行，亦可針對作者和文本作更強的連結、解讀；其缺點則是容易忽略社會現實，必須擔心就文本論文本（text by text）所造成忽略文本產生的歷史社會背景的窘境。另一條研究的軸線則是引用西方理論來詮釋台灣文學文本，其優點是可以突破以往文學訓練的侷限，開創出另一番視野；缺點則是西方理論生成的文化脈絡和台灣的現實歷史背景不盡相同，草率地將西方理論套進台灣文學的脈絡，會產生理論至上、忽略現實文本脈絡的困境。筆者很粗略地將研究趨勢區分為二，其實在兩者之外，還有更多的可能等待發掘。進來延伸出一個更重要的課題：「台灣文學將要如何研究？」在越來越多台文系所成立之際，此項議題更顯重要。而此次中興大學舉辦跨領域的台灣文學研究工作坊即是藉此活動希望研究生去思考：跨領域研究在台灣文學是否可能？如果可能，應該如何進行？依目前的學科發展趨勢，幾乎各個學門都有跨學科的發展，因此，台灣文學的發展自然無法免除於此趨勢之外，跨學科的發展對於台灣文學的發展有著正面的助益，從不同學門對於該學門的研究方法和理論的角度，可以提供台灣文學研究者思考台灣文學的另一視角；不同學門的研究方法，亦可以促使台灣文學思考自身的研究法，筆者認為，跨領域與其說提供台灣文學另一套理論基礎，不如說，是一種威力無窮的思考問題的方式，讓研究者重新審視、思考台灣文學，以及台灣文學和台灣文化、社會脈絡的關係，因此，理想中的台灣文學研究應是「Global Theory, Local Text」，具有全球理論的視野以及在地文本和關懷。

然而，在進行跨領域研究的過程中，仍會面臨不同的挑戰，在本次跨領域的工作坊課程的安排已經十分完整，然而筆者觀察到，為數不少的講師在課程

開始之前就表示，他是某某領域的研究者，對於台灣文學不甚了解。一方面講師個個學有專精，對於所屬的領域都能做最佳的介紹與解說；另一方面，如何將他們所屬的領域和台灣文學連結起來，相形之下，就比較缺乏進一步的描述，而這部分亦留待課後的小組討論來思索。在課後的小組討論活動進行時，往往會面臨兩個窘境，一是對於理論脈絡的掌握與理論文本的解讀，學員表示，這就是關鍵點所在。對於一個跨領域的研究生，如何引用、詳細瞭解所跨理論的脈絡和背景其實並不容易。再則，當對一個理論掌握完整時，又要如何運用到台灣文學中？這是很多學員在每個課程的討論之後每每提出的疑問，學員表示，理論的大致內容都可以花時間了解，但要如何與台灣文學聯繫起來就覺得有些困難。例如：學完空間理論，但是，如何將空間理論用到台灣的眷村文學作品的解讀，學員表示這便是感到棘手之處。本文認為，空間理論的各個流派，都是在西方特定的文化脈絡下發展起來，而推演出來的一套思考的體系，自然與台灣的脈絡不完全相同。然而，跨領域的研究者都有引用理論是否正確的焦慮，這牽涉到對於理論的解讀是否正確，以及將理論用到台灣文學的脈絡是否適宜的問題，本文認為，跨領域不一定是某個領域的理論引用，易言之，跨領域的研究生不是粗糙地等於「引用理論」，作為跨領域的研究者，應該學習的是在不同的學術領域是如何來解讀他們的研究素材，也就是本文一開始提出的「思考角度」問題，跨領域不應完全是理論內容的挪用，而是理解不同的領域是如何思考一個研究問題？更何況，在〈後殖民論述與台灣文學〉這門課，廖炳惠指出，西方理論的脈絡在台灣文學的研究中不完全適用。例如關於殖民的議題，台灣被日本殖民者統治與一般殖民理論中的西方殖民者又不完全相同，如果貿然援引西方殖民主義理論，便會忽略台灣殖民情境的特殊性。因此，應在汲取西方理論質素的同時，本文認為，最基本的研究步驟仍是對於研究領域歷史脈絡的掌握，然後輔以不同學科不同的思考取徑，回到台灣的歷史脈絡思考台灣文學的問題。

（四）黃國超（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台灣文學在近十年興起攻佔學術據點後，開枝散葉的結果，很快地發展到近幾年的一個重要潮流：跨界。或者說跨學科的對話。

以文學為主體的跨領域研究，這幾年來陸續見諸成功大學台文系、清華、政大台文所這二年內的國際研討會當中。去年清華、政大所舉辦的研討會當中，「跨界」更延伸為跨越地理疆界，一種以東亞為主的台灣文學研究成為現在進行式。

「跨界」的操作如何可能呢？前二年成大台文系邀集社會學、歷史學等其他領域學者，共同以「文學」作品為主，發表研究論文是一種方式。這一次，中興大學台文所主辦的台灣文學跨領域研究工作坊，是另一種方式。

為期五天的集中住宿的台灣文學跨領域研究工作坊，相信在中部地區或台灣文學的文學會議來說，都有一個重要的里程意義。五天來時間緊湊、內容豐富、形式多元，堪稱是台灣文學戰鬥營的工作坊是這次營隊一個重要的特色。營隊所邀集的師資，都堪稱當前台灣該領域的佼佼者，這也是營隊內容非常紮實有料的地方。

整個營隊課程分為白天的課程及晚上的小組討論兩大部分。前者，在課程及時間的安排上，我覺得是相當成功的，主辦單位以一個上午及下午的時間，讓講者至少擁有 2 個半-3 個小時時間，可以充分地陳述他的論點，這是一般研討會或者演講比較少有的充裕時間。當然，我個人認為在效果上也讓學員收穫很多。畢竟每個學原來字各個不同學科及領域，要在一個半小時的時間，透過演講深入體會講者長期的研究心得並不容易。主辦單位事先已經將參考資料寄給學員閱讀，我覺得有這樣的基礎，再加上 2 個半小時的聽講對於進入狀況，有很大的幫助。這也是主辦者細心的地方。

在整體的講者及課程設計上，其實都看得出某些關連性，這樣的關連性在不同講者的研究中，都一再地以不同學術角度論述，我認為很有助於學員對於該議題的體會。這次的講師所準備的材料，以及對於學員所預設的程度有若干差異，因此有些聽來，會讓學員覺得無甚稀奇，但有些課程又覺得艱澀無比。但這並非主單者所該負擔的問題，而是呈現出一個跨界的問題背景。許多不同學科的專有名詞或概念，在其他學科看來，好像是「火星語」，該學科訓練者習以為常，而其他學科卻不知所云。當然，我想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可能也在於學員的程度參差，有博士生、教師，有大學生，因此體會及領受各異。不過，我覺得很感動的地方是，有些講者在演講過程所傳遞的，是一種超越理論，而是知識上求真的熱情與執著，這是非常動人也讓人敬佩的。我相信很多學員都受到這些講者那種研究精神的感動。

在我所擔任的小組討論的帶領活動中，基本上大家的參與都相當踴躍，也都能互相對話，彼此釐清日間課程的一些疑問。學員對於師資部分一般反應都非常正面。比較大的問題，可能出在於如何將這些白天所學到的理論或者不同學科的東西，應用到台灣文學的研究裡面？在日間的課程上，某些課程比較少見到講師用台灣文學作實際的理論操作性示範。所以，對於許多學員來說，這些理論該怎麼用到文學上？怎樣用才不會出錯？並沒有把握，也沒有方向。這其實涉及學員本身學科的日常訓練，一時之間可能較難解決。不過，這樣的疑問倒不是不能用課程設計或其他案例的分享或實作來解決。

我自己在小組討論中，感受到的比較大的問題（也許不是個「問題」），還是在「理論」的閱讀上，對於作家或作品的部分，其實多數參加者都有一定的知識基礎，但是對於各種性別、媒體、翻譯、認同、身體、後殖民或空間等等理論的概念，卻呈現很大的差距。於是有些人可能連福柯都未聽過，有些則搞不清楚名詞定義，在小組討論上，無法確定大家是在相同的理論「共識」下進行。或許，這部分的處理，可以請講者或主辦單位，將該領域的一些必讀書目列出，作為一

個推薦書單，上網或附在講義背後，這也是某位學員的需求及建議。將來他們可以自行作延伸閱讀。

最後，我個人會希望將來能加入紀錄片或原住民議題的課程，甚至邀請作家或者拍攝者參與對話及討論，這或許會讓學員有更多的刺激和收穫。

至於，將來如何協助研究生進行台灣文學跨領域的研究，我覺得可能還是要回到一些體制面的課程設計或活動上。我自己的背景是社會人類學，觀看文學系所的訓練及閱讀的材料，其實有很深的感受及差異。跨界其實並不容易，他需要一種多元的閱讀作為累積，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哲學、政治經濟學等等的接觸，最好的方式是能固定有跨學科的講座，其次就是在選課上能有跨系所的修課資源及承認。當然，退而求其次，就是能組成跨學科的讀書會，固定聚會、交流，這會比學生單打獨鬥，自行摸索理論有更好的效果。

七、學員意見彙整：

（一）課程內容方面：

1. 日後希望學校多辦類似「台灣文學跨領域研究工作坊」讓學生認識更多新的教授與理論，感謝台文所提供這麼多服務。
2. 課程安排十分嚴謹，一定要鼓勵學員課前閱讀，這一次的安排（課程閱讀資料）對課程有很大的助益。
3. 若教授們在講述理論時，能有更清楚的對照舉例或實際經驗的分享，則比較不會流於名詞解釋。
4. 若每堂課都有大綱，學員能更清楚老師講的內容。
5. 某部分課程內容如可以再跟台灣文學作多一點的連結會更好。
6. 博士班學生帶課都很優秀。
7. 帶領小組討論的博士生，並未提供他們對課程的真誠分享。

（二）課程時間方面：

1. 希望控制大家的問題長度和時間，不要被少數人霸佔。
2. 課程時間太長，沒有時間反芻，甚至連心得報告的書寫時間都不夠多。
3. 課堂時間有限，無法在課堂上發問，也會影響到下課時間。
4. 可以加強鈴聲對於講課老師的規範。
5. 小組時間安排失當，每一節課似乎未能充分討論。
6. 研討會連續三天應該最佳品質。

(三) 其他：

1. 工作人員表現良好。
2. 工作人員對待學員的態度不一，有些親切，有些嚴肅。
3. 在會場不能使用網路，無法隨時查詢資料。
4. 攝影機可往前一個通道架設，不會擋住出入學員。

八、問卷統計結果：

有效問卷份數：65 份

	非常 滿意	百分比 (%)	滿意	百分比 (%)	尚可	百分比 (%)	不滿意	百分比 (%)	非 常 不滿意	百分比 (%)
課 程	25	38.4	35	53.8	5	7.6	0	0	0	0
時 間	8	12.5	22	34.4	27	42.2	4	6.2	3	4.6
師 資	27	41.5	32	49.2	6	9.2	0	0	0	0
小 組	14	23.7	32	54.2	8	13.5	4	6.7	1	1.6
與老師 交 流	13	20	26	40	22	33.8	4	6.1	0	0
與學員 互 動	14	21.5	26	40	25	38.4	0	0	0	0
講 義	31	47.6	30	46.1	4	6.2	0	0	0	0
茶 點	28	43	29	44.6	7	10.7	1	1.6	0	0
住 宿	7	17.5	15	37.5	11	27.5	6	15	1	2.5
總 評	22	34.4	35	54.7	6	9.3	1	1.6	0	0

分析：學員對於課程設計、師資、小組討論的設計以及講義的發放均感到滿意，對於與講師以及其他學員的交流感到尚可，時間的安排與控制、住宿則為需要改進的項目。整體而言，學員對於工作坊的評價為「滿意」。

九、成效、檢討與建議：

(一) 工作坊成效：

1. 本工作坊的課程除了讓學員對台灣文學相關學術領域產生基本的認識與了解，透過相關學術資源的引介，也提供學員進一步研究的方向。
2. 小組討論時間增進學員彼此之間的互動，博士生的帶領與示範除了拓展學員跨領域的研究視野，也增強學員解決研究相關問題之能力。
3. 中部地區在學術資源方面向來不如北部地區，學員普遍肯定在中部地區舉辦學術研習營之意義，並希望日後能多舉辦類似活動。

(二) 檢討：本工作坊主要目的為各個台灣文學相關領域的入門導引，因此在課程安排上較為緊湊，雖然提供學員課前閱讀資料，短時間內要吸收多種領域的課程內容仍是相當困難。另外，夜間的小組討論時間隨著工作坊的進行而漸入佳境，但因學員來自各個不同的領域，需要更長的時間來構成對話的平台。

(三) 建議：根據本次執行台灣文學跨領域研究工作坊的經驗，各個跨領域學科均有其專業性，加上學員來自不同的背景，在課程的吸收與小組討論時間的交流，均有其困難之處。建議類似的跨領域研究工作坊可進行以下調整，以達到更大的成效。

1. 增加各個領域的授課時間：每個領域或主題至少安排一整天的時間，讓學員建立完整的理解與概念。
2. 背景知識的建立：每個領域在講師授課前，先由博士生針對該領域的基礎用語、概念與背景做一簡要介紹，幫助學員迅速進入專業的授課內容。
3. 隨堂進行小組討論：每個領域在授課之後，均有一段時間針對課程內容進行充分的發問與小組討論，並請授課講師留下來與學員進行交流。
4. 舉辦時間：台灣藝術文史相關營隊或工作坊多集中在暑假期間，造成研究生選擇上必須有所割愛，希望日後能夠更平均分布、彼此錯開，發揮每個學術活動的最大效能。